



15
1423
3



ESM

6

長沙縣志卷第四

大興 劉獻廷 繼莊

州治在湖南石塘嶺立誠首呼余出言此地係周時

本朝披甲五百人駐此以絕其餉

之後以去長沙遠孤軍不能久駐即撤

基存焉有石灘橫截江中曰過江龍其

德山在常寧龍潭在靈州瀟山在靈州

模山在

何謂才立不惑文詩曾學少飛虹并及陽姓五子歸為益



門 43
號 1423
卷 3

廣陽雜記 卷第四



大興 劉獻廷 繼莊

舟過中湘石頭洪涵齋立鵠首呼余出言此地偽周時

本朝披甲五百人駐此以絕其糧餉有舟過以巨炮打

之後以去長沙遠孤軍不能久駐即撤回今其上猶有寨

基存焉有石灘橫截江中曰過江龍其上為柞樹市

德山在常德龍潭在澧州瀉山在寧鄉德山瀉山今日規

模尚在

何楷字玄子思文時曾彈鄭飛虹并及賜姓玄子歸為盜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藏 27.6.3 雙書

所傷截其耳人云鄭氏使人爲之何鄭自此爲世仇矣後賜姓據廈門有人來聞玄子必捕之其第三子常涕泣而諫其父人皆知之玄子死三公子爲賜姓所禽置之獄中因曾勸其父也得以不死勒令造鐵甲千二百副而後釋之比較時曾受刑杖玄子著有周易訂詁奇書也

鄭飛虹幼姣好其父爲府吏時知府蔡善繼園有荔支樹飛虹同其弟自牆外以石打荔支誤中善繼之頭善繼怒呼其父子至一見飛虹而怒解後飛虹烝其後母某氏其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旦舟中有寵於旦旦死欲置主卜

之于神飛虹十卜皆吉遂立以爲主其弟莽二名之豹梟勇絕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後改名鴻達

楊晉叔夫人郭氏也父名郭義與陳秀皆飛虹同時人鼎足而立者也後不相能歸誠後皆世襲精奇尼哈番夫人因長沙之亂合家避居于官山四王兵至搜山家人皆走夫人獨不去自縊死後晉叔于星沙大作佛事以資冥福僧以旛往官山招魂有鳥如燕而長尾隨旛飛至星沙棲庭樹上每旛繞壇鳥輒隨旛飛轉畢復棲樹上凡三日夜佛事旣畢化紙送佛訖卽飛向官山而去夫人平日事姑

事夫孝誼備至宜乎有此靈異也涵齋嘗為之立傳
 王明亦閩人在廣西提督馬雄標下為參將孫延齡之攻
 柳州雄數敗雄素輕明茲忽自薦請以三百騎往衝其營
 雄初不許後聽其以百五十騎往踏延齡營四層而返不
 失一騎延齡自此不支而明聲震粵西矣
 李卓吾晉江人為府前李氏與林氏同宗蓋其祖本姓林
 也故泉人有林李同宗之語今李厚菴乃其族人
 賜姓攻金陵之前經營海上舟泊羊山山在普陀之東有
 鷄山羊山鷄山一山皆鷄羊山皆羊也其地有龍不可泊

賜姓曰吾有命在天龍何能為事苟有成自有百靈擁護
 不成死此耳舟泊金鼓作龍起震蕩見紗帽紅袍人揖賜
 姓上小舟風吹小舟上岸得不死舟覆甚眾精銳十喪五
 六矣

世廟時有呂四官以力聞為暴于鄉不容于閭閻走海上
 引倭時入寇四十餘年後年八十矣更來閩省其父母墳
 墓人皆不識曰吾呂四官也流寓他鄉久今暫一歸省耳
 即去人亦不敢蹤跡之
 衡山之天堡煙火一百八處行鹽之市井也

柚出閩廣蓋橙類大如巨升色黃如梨案柚一名櫟亦曰條唐本草曰壺柑食性曰臭橙亦曰生欒李時珍曰柚色油然其狀如白故名壺亦象形今人呼其黃而小者正此意也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爲朱欒形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其花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爾雅有櫟音廢郭璞云櫟大柚也范成大云廣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檀刷且不損紙也爾雅亦

曰櫟音賈列子云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爲櫟碧樹而冬青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化而爲枳廣雅謂之櫟柚櫟亦柚也皆此物耳予在衡州時買而食之亦可口也

予在衡署中度歲日聞堂中競擲陞官圖喧笑不知此中
有何意味而諸公耽之至此予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
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爲陞官圖一紙陞官圖說一冊置
學舍中節日暇時病餘課畢以此消遣久之而歷朝選舉
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于博
奕遠矣

癸卯年工部題清河縣仲家莊開墾下陶家莊地方建一石閘估計銀三萬四千九百二兩零此閘與仲家莊相去不遠令該閘官就近兼管新建閘擬名康濟仲家莊石閘改名廣濟奉 旨依議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曾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懵如也今又口衡山于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頌其意義因之而歎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

川陝總督佛掄籌秦第四疏謹陳潼關收糶米糧請敕鄰

省督撫動帑招商販抵關亟濟被災兵民事戶部議于潼關地方選委賢能道廳等官酌動捐納銀兩隨米價消長收買再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廣五省督撫各動庫銀十萬兩招股實商人給發令于糧賤處無論米穀麥豆收買抵潼關糶賣其多出利息不計止將原給本銀收取可也 旨依議

紫廷家廢書套甚多委積壁角以飽蛇鼠耳虞臣取而裁之製成研匣一傳會之以膠漆錦不可得卽以油紙飾其外下藏小匣可以貯墨函蓋相稱廉隅端直儼然成器矣

自此與吾周旋晨光夜火形影相接又不知其歷幾年月也夫天下之良材佳質委之無用之地者不知何限念之惘然

川陝總督佛掄奏欽奉

上諭將西安納米事例移在商州捐納而西安在于司庫止令捐銀但捐納米石數目如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十分之數每石折銀六兩捐納恐數多而捐納者少將請西安捐納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前以十分減四每石折銀六兩準于西安司庫捐納至于商州既通水路其捐納

米數應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之例在西安則納銀者眾而商州得以積貯米糧矣

工部題請 昭陵寢殿傾請重建造 旨依議

山西巡撫葉題欽奉

上諭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分貯秦晉蒲州等處布政司舒書偁兩省之員在孟津等處公同斛米運至觀音堂交晉接運兩省官員于潼關蒲州等處公同斛米先將秦省應貯之米十萬石于十二月初三日運至蒲州等處同豫員交兌取獲秦省貯米之韓城朝邑華陰潼關衛並晉省貯

米之蒲州滎河臨晉各收米實收詳報
東壩有上下二壩上壩地名廣通鎮有小石碑言地古名
良林鎮初築隄以障水易今名其地四通八達東至鄧埠
無錫西至高淳蕪湖南至廣德泗安北至溧水江寧東南
至溧陽宜興東北至金壇丹陽西南至寧國西北至太平府
向無此壩宣歙廣德建平諸水一由蘇州出劉家河一由
吳江出松江入海洪武初水沒吳中田禾戶部題請築壩
引水由太平蕪湖入于江遂將高淳黃池一帶田沒成湖
其地糧稅加派于蘇松二郡辦納案此壩顛末尙未究悉

當于地志暨實錄中攷之

梁山卽所謂天門山也二山橫截江中東西對峙正當采
石西南天設此山爲金陵門戶蹲踞江邊如二餓虎隔江
眈眈相向山上長松古柏鬱然參天山後人家參差隱見
于松柏中風帆盤于兩山之間予以玻璃鏡照毫髮皆見
采石鎮閭閻相接不下萬家臨河人家隙地皆接以白石
欄楯壯麗如畫此天下所無也
立人言江行順風至六百里則釘板俱熱不可復行行則
虞其敗矣虞臣未信其理予爲之往復推論始得豁然

采石磯有然犀亭晉溫嶠然犀照水處此事史載甚詳予嘗思之不得其解古今相傳如此類者多皆別有其故非好學深思者未可與其商此事也

采石磯臨江有三元洞在山半石壁中下瞰大江土人施木架閣于洞穴中供大慈尊像顏曰妙遠有巨鼠數千穴石壁中游人來僧擊壁呼鼠道人鼠應聲出不畏客以飯飼之而去蓋人無害鼠之心故鼠亦不懼也唐人詩曰童子亦知善眾生無懼心悠悠可思昔錢龍友嘗爲予言之而吳游亦曾阻風過其地予入楚時嘗至其洞見窗几蕭

然萬里江流橫過窗下佛前燈火熒熒老僧正在定中令人肅然畏仰其地雖幽邃而往來過客以阻風故多來訪之非眞阿練若也予問鼠道人安否僧曰前年有客放爆竹驚之今不至久矣可歎也

高孔霖有頴上風物記一書約五六十葉記頴上風土人物甚詳其輿地攷之二十一史及方輿紀要皆有原委孔霖所作五言古詩逼真唐人歎此調今人不彈久矣李于鱗曰唐無五言古而有其五言古斯言一出而世皆趨漢魏遂不復見唐五言古矣哀哉

王望文扇頭有崔兔牀詩先生的筆也學道人同霹靂居
電光轉處一身餘戰爭文字秋墳骨見爲神仙揚素書一
磨閣糟邨樣子殊罡風正厲片時無因緣隨受罡風轉大
笑攜鐙照暗衢二嚴冷人難浪得名浮雲久謝大虛爭但
尋寂寞山川裏定有漁樵掉臂行三大事難明心正哀能
明此事慎旃哉人生共許生悲仰何用閻羅對面來四蓮
花火裏鬪新妝白日看天不用忙自有阿師家具在碎捶
磁枕飽黃梁五雲內雄雞叫五更孤懷如月向誰明秦家
鸞鏡無年月簫歇而今子晉笙六

望文又誦兔牀題燕子磯一絕云大江蜃浪鼓漁罾石上
苔花繡幾層燕子不來今又去邨堪西望是金陵久不見
先生詩舉目所見皆青燐傾耳而聽皆鬼嘯也見此如睹
青天而聞霹靂

星維言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得卧百藥不效已
骨立矣有吳人診之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
香菌一兩豬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其爲末以
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亦異方也
龔首驤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間格

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止今發愈甚延予入內診之予曰是不難一劑可愈也出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黃一錢梔本一錢甘草五分後更爲定一方用何首烏苡仁牛膝令服二劑而愈

望文誦閻古古贈陳伯史詩海上生還九死餘老親未葬故踟躕絕無世上彈冠想徒有年來卻聘書伏臘不關新晦朔湖山猶伴舊樵漁侍郎若問田園事先帝邛陵亦已墟

子儒言明末高郵有袁體菴者神醫也有舉子舉于鄉喜

極發狂笑不止求體菴診之驚曰疾不可爲矣不以旬數矣子宜急歸遲恐不及也若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

子寓維揚時聽望文談崔默庵醫學默庵太平縣人余寓白雲觀時聞鎔一庵數道其人述其醫多神驗而望文嘗

從之學醫有時疫流行與傷寒不同方論一書實前人所未發有一少年新娶未幾發疹徧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拱手延默庵診之默庵凡診一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對數日沈思數問反覆診視必得其因而後已診此少年時六脉平和惟少虛耳驟不得其故沈思久之肩輿遠道時已饑餓即在病者榻前設饌對食見病者以手擘目看其飲啖蓋目眶盡腫不可開合也問曰女思食否曰甚思奈醫者皆戒予勿食何也崔曰此症何礙於食遂命之食而飲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麻廚卓椅舉室皆新漆氣

薰人忽大悟曰予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螃蟹數斤生搗徧敷體上不一二日腫消疹見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爲漆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崔默庵論疹症曰今人治疹率用升麻葛根湯使其毒氣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令其毒氣散于四肢卽險逆之症亦可爲矣其治血熱之症用蘇木三四兩濃煎一碗頓服用之無不應手愈一婦人患眼症用大黃四兩酒煎少許服之立愈此等方法皆能益人神智故備記之

張枚臣武陵人諱錫信其尊人弘載先生諱嗣隴初任無
爲州同知甲寅隨征授福清縣丞與戴文開爲中表兄弟
文開火攻之學半得之弘載枚臣令祖少室先生與孫大
東同事少室先生字惟照少室其別號也仁和縣籍由材
望天啟六年四月授守備陞廣東游擊奉命取西洋大砲
製造施放崇禎辛未計功陞參將又陞江東副總兵又陞
大凌河挂印總兵左府都督同知賜蟒玉又調山東壬申
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難

子龐扇頭有黃自先詩五首甚佳錄之於此薊北重陽雪

已飛何人蕭颯不思歸風號萬里寒吹角月霽千門亂搗
衣秫酒棗糕香野店蟹螯鯪菜薦魚磯送君引我家園夢
惆悵西山黯淡暉一憐君廿載歷風塵落落何求獨此身
元亮歸來寧傲世梁鴻熱處不因人豹斑自信應能變龍
性難云尙未馴別去試觀東海上狂波不動日華新二日
暮鴉羣集禁園天南孤雁獨高騫歸從熟路經淮海遊待
來春過太原韓信祠荒秋短草武侯廟拱塞長垣臨歧駐
馬登臺望動地西風別緒繁三手揲神箸自轉環自縣冰
鏡照人顏頻聞鼓角心猶壯每卜勳名鬢欲斑定遠玉關

飛食肉伏波銅柱老征蠻古人器業拋章句別後雕蟲取

次刪四與君對月兩回圓此別重逢未定年江左名家尋

顧陸謂幼鐵西明二子天涯老將滯幽燕千杯綠酒醺僧舍一路

黃花送客船途遇洪遵如許我依然長劍倚青天五後書

秋九月望客燕門永寧僧舍送子龐先生還南兼懷洪去

燕

夷陵頗苦土司之橫而朝廷則最左袒土官蓋由吳

三桂在滇時以土司為魚肉

上主先入之言故也有永美宣慰司田順年者驕悍異常

朝廷嘗

詔入陛見加以宮保今亦少戢矣

符五舟中攜寒沱石硯三方石出夷陵中有花紋如筍石

淡黃色而筍潔白如玉若橫截之紋極圓無少偏欹儼如

世之圖太極者但石質堅硬不受墨非硯材也

符五言荆西有蝦蟆洞水坑石黑色貴州飯甑山有金星

石皆硯材之良者金星石予家有之未知出飯甑山否若

蝦蟆洞則從未之聞也

符五云有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為部郎後流落江

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偽造天下督撫提鎮書

私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
其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彙爲一冊辭皆俊偉
攜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爲血書一通上平西
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爲盟津之
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杼在王
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
于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于人脅王以不得不從之
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逡巡歸後以假銀事敗露
于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

甚喜然見其書彙牽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唯以
上平西血書申督撫聞之于朝命干總董三綱解之入京
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
凌遲處死 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

劉玄初蜀人爲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置幕
中癸丑閩粵二王皆上書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
啟平西曰 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辭職疏而王獨
無 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平西命
玄初具稿玄初曰

上久思調王特難啟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彼二王辭者
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爲效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卽上
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劉出爲鹽井提舉
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學士至夷陵
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啟曰愚計此時當直搗黃龍
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消搖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
兵集愚不知其爲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爲王
請乎諸大臣辱國之臣救死不暇烏能爲王請也若曰待
世子歸乎愚以爲朝廷寧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

弱者與强者鬪弱者利于乘捷而强者利于角力富者與
貧者訟貧者樂于速結而富者樂于持久今雲南一隅之
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
蝟集于荆襄江漢之間乃案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
者與强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
人以靖中華耳平西不報未幾玄初亦死

符五曰予少年曾夢一比邱尼攜之禮懺起見一菩薩如
觀音大士而緇其衣符五問其名尼曰默慧菩薩也菩薩
厲聲曰默慧汝身是也遂恍然而覺未幾有愚山知止和

上建大悲懺爲符五取法名明心號默慧適符夢境亦大異矣又五六年前夢中甚覺心癢取刀剖之中有六鼠隊地散走遂縫合如故此卽彼法中所謂六識六賊也余平生不信釋氏之學而夢中所見如此殆不可解然夢雖如是而予之不信如故也予意符五聰明絕世而夢境又神異如此必再來人無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必有其時矣符五有友劉子裔少年有才氣英穎過人曾夢至一處見禪牀几杖蕭然而闐無一人牀前書一聯云彌桃餘味今安在董袖遺香孰可留淒然而覺劉最癖美男子自疑前生必是破戒沙門然而不能改也

螃蟹磯在江中不見形而水石相激之聲轟轟如雷去里許聲猶在耳名曰螃蟹必一小石而猶若是瞿塘三峽如象如馬又不知當何如也

荻港居人不下數千家百物皆具市井駢接屋宇宏麗有石橋精緻如大內之製遊擊開府于港內門境蕭然太平景象可樂也

符五云雲南有土司三家最强一曰龍鵬一曰黎世屏一曰黎思進皆有眾數萬火器兵仗堅利絕倫而黎世屏尤

爲強悍此南土之隱憂也

武昌賀逢聖門前有石坊曰天恩重問後石折中斷宗人有戲爲聯者云承不起天恩當不起重問斷斷乎有理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默默乎無言

雲南永祿朝丁酉科舉人江彘才望士也洪經略入滇彘將隨公車北上會試謁見經略經略不許云崇禎朝舉人許會試永祿朝舉人不許會試彘曰若以大清龍飛之日計之則自天命元年始將萬祿泰昌天啟崇禎四朝舉人皆將不許若曰崇禎固中國之主也永祿先帝聖子神孫

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異于崇禎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禎先帝曾爲公設御祭九壇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得爲舉人許其會試所以報也永祿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許會試宜也公怒命扶出

辛未八月朔日舟泊大通大風雨不能開船聽符五談沙定洲妻萬彩雲事萬江西人初生時有彩雲覆其屋上其父見之曰若男子必非常人惜其女也長隨父入滇南家于臨安美而豔土官普明聲見而悅之娶以爲小妻與其

室異地而處生子曰小普彩雲有機智未幾普氏之權盡歸掌握明聲死小普嗣剛很淫亂而彩雲亦多淫行常蓄美男子數十人以次入侍小不當意輒殺之有沙氏子土司之後也彩雲悅其魁吾寵之專房一日彩雲早起他出沙子尚卧帳中小普潛入室內刺殺之彩雲哭之如喪伉儷後又得定洲寵過前沙定洲生于貧賤然有權略知書時小普已死普氏之業遂歸定洲後乘亂逐沐天波而踞滇省彩雲助之也彩雲亦人妖矣

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爲宦官家奴後聞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驍勇善戰而擄蒲一擲饒有劉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殺之彎弓于門內以待輔臣歸一發不中反殺其姊夫而逃後流入姜瓖營爲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朝者無子與料善問料曰汝帳下人可有爲我義兒者否料曰此有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惟公擇不知書者則輔臣也王擇不知書者自此爲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面白皙無多鬚髯眉如卧蠶如世所圖呂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號曰馬鶴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來則禽人以去莫有

搜其鋒者清兵遠望黃驃馬騁而來輒驚曰馬鷓子至卽披靡走輔臣與白成功葛秉貞三人更迭乘黃驃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爲誰也見卽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爲蝦隨入都都中滿漢無不以一識馬鷓子爲榮矣八王得擧死輔臣沒入身者庫久之

章皇帝親政嘗拊髀謂敖拜曰聞有馬鷓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過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問之曰我馬鷓子也向者于某所識公公忘之邪僕喜曰我主甚念爾爾來

朝不可不早來謁歸以啟敖敖亦喜俟其來卽牽之以見上

上大喜立授御前侍衛一等蝦未幾洪承疇經略河南

上命侍衛二人隨侍一爲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敖慢無禮經略待之少不如意輒悻悻見于詞色嘗曰我奉

朝廷命來隨女豈女家奴勞苦如是不當題我爲一鎮總兵耶經略亦微聞之輔臣事經略惟謹經略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視經略所向經略行輒左右之遇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岡巒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

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勤敏謙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略絕憐愛之曰兒族有好缺我題女官輔臣輒泣曰臣奉命隨相公死隨相公耳相公勤勞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略對之亦泣下經略以夷陵爲川湖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而大元爲請雖酬其願亦卽爲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攜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設援勅五營而題輔臣爲右營總兵轄雲南迤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歸朝遂隸平西王藩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略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于子姪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

衣器用之絕佳者他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爲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士亦樂爲之用嘗奉平西命征烏撒與諸將會食于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爲固山額眞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盃有死蠅焉王總兵者見之呼曰飯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爲主人御下酷厲每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而殺庖人曰我等身親矢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倥匆之際死蠅我亦嘗食之矣王總兵性愚蠢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

此蠅吾與公賭輸吾坐下馬輔臣念言旣出諸口遂勉強吞之吳應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耶人與兄賭食死蠅兄便食之若與兄賭食糞兄亦將食糞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女恃王之猶子當眾辱我人懼女王子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盞暨茶碟飯盃酒杯等一一應手碎左右侍從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間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右勸輔臣往謝應期曰固山之言本出無心公怒罵

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來矣執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學吾誠是願兄恕之無藏怒王亦拜掖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爲遂招諸鎮來開筵痛飲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閒言矣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詞多溢惡平西不善也適曲靖差將官入省領餉銀事畢辭平西歸平西勞之曰女歸言吾問爾帥眾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主前征烏撒時與吳應期酒後爭嚷少年兄弟使酒罵坐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

打落耶打卽打耳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他人聞之揜口笑我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輔臣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爾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王輔臣聞之亦怏怏曰我與女皆朝廷臣豈女家人而受制于女女自向女之姪視我爲外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安能鬱鬱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徧賂暨用事者人人交口王輔臣上聞之亦耳熱矣適平涼提督缺出

上以邊鎮須材特點王輔臣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歎曰小子費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爲耶及至省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女家貧人口眾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爲路費輔臣至都久不得陞見蓋其平日專用力于近侍之人閣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臣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關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受以金璧賄賂部臣惟隨眾常朝而已一日朝

上賜羣臣茶有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
幾時矣曰久匆匆不得欵語後

上燕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朝
賜茶時奴親覓其坐班

上曰何不引見亟令人出外訪問立詔之入

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

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詔入語必移時

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
主人奏又訛馬鷄子為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

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庫

上驚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庫耶立命出之改隸旗

下因謂之曰朕欲留女于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
非女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期歲

內

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在邇其陪朕看燈
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再擇吉日于上元之後屆期入辭

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

蟠龍豹尾鎗一對

上指謂輔臣曰此鎗

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于馬前以無忘先帝汝

先帝之臣朕

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女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鎗如見朕朕見此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曰 聖恩深重臣卽肝腦塗地不能稍報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癸丑平西王反念陝西爲天下之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權又皆舊

部曲輔臣尤爲親密雲南援勦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向爲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書二通劄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劄一轉致張勇不別遣使輔臣得書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賚逆書二通僞劄二道解逆使汪士榮星夜入朝上見之大喜置士榮于極刑留吉貞于朝晉職爲卿而嘉輔臣之忠貞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卽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遣使入虜背我獨獻忠于

朝廷合亦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作至
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具
記然初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爲變也輔臣以死自誓
曰寧殺我無負 朝廷言之至再追變局已成而輔臣
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旣殺經略陝西督撫以反狀上
聞

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

上卽以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噤不能言

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

涼兵變脅女父不得不從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辜
殺經略罪在眾人女父宜竭力約眾破賊立功朕赦眾罪
不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尙在秦州平涼居守
諸將技癢正不可奈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
之入城奉爲總兵設官分守焉吉貞亦將

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旣殺
經略詎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陲耽耽虎視一舉
足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躊躇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
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

後貴復置妻妾七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顧七人而歎曰死
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而死輔臣出
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鑽刀
設誓保其無它輔臣出降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
事平

上撤經略還朝卽 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
乃出其後妻自七人縊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與之反
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召其父來與之決絕而密語之
曰領汝女亟離此他方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

工匠隨征久具呈于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其呈手裂之
曰汝歸卽歸耳尚須此物耶汝歸不宜復來逢人不可道
一王字命取銀賞之工匠涕泣辭去隨命司計者取庫中
銀多少分之各爲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一標識餘
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冊記銀數并
諸雜物曰吾爲提督久豈無餘貲令人動疑累女後人也
取舊帳曰悉火之召諸將卒親隨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
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與女等辭
女等宜遠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女持此

願歸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無言向在我處
眾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自當無累女等從此決矣既
發遣眾乃命酒獨酌高歌飲訖見盛魚銀碗在案重二十
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顧曰女在此
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遽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
童子曰與女歸娶一妻勿更來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問
門下尙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歡飲
至夜半泣謂眾曰我起身行伍受 朝廷大恩富貴已
極前迫于眾人爲不義事又不成今雖反正然 朝廷

蓄怒已深豈肯饒我大丈夫與其駢首僇于市曹何如自
死然刀死繩死藥死皆有痕跡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
遺累女等我籌之熟矣待我極醉繫我手足以紙蒙我面
冷水噴之立死與病死無異女等以痰厥暴死爲詞眾哭
諫之怒欲自刎眾從其言天明以厥死聞後經略入朝

上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

上怒曰女與王輔臣一路人也圖海懼吞金而死惟張勇
坐鎮河西始終不變三秦賴其保障
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謂靖逆之功實王輔臣激成

之云

江西風土與江南迥異江南山水樹木雖美麗而有富貴
閨閣氣與吾輩性情不相浹洽江西則皆森秀竦插有超
然遠舉之致吾謂目中所見山水當以此爲第一它日縱
不能卜居亦當流寓一二載以洗滌塵穢開拓其心胸死
無恨矣

岷江萬里奔流至江南已就坦途逶迤東去若安慶以上
其浩蕩之氣猶未盡綯又受彭蠡之流阻以小姑之險瀕
洞震動不可方物江南兩岸固不乏山亦皆寬衍平舒此
則層巒疊嶂與江勢爭雄峭森秀如荆關之畫而情爲之
移

湖口縣下石鍾山石無巨細皆挿空壁立如吳郡范墳萬
笏朝天之狀石壁數百仞下臨無地秀極絕勝震澤之石
公有漁人爲棧道于壁間者望之如飛仙子與虞臣叫絕
符五云先生若入蜀寸寸皆是物也久之亦厭極矣何奇
之有予思自幼熟讀少陵詩若不入蜀便成唐喪倘遂茲
願則一草一石皆別有妙悟斬新更讀一部活杜詩其境
當何如也唱經堂于病中無端忽思成都有詩云卜肆垂

帘新雨霽酒鑪眠客亂花飛餘生得到成都去肯爲妻兒
一灑衣想先生亦是杜詩在八識田中作怪故現此境不
然先生從未到成都何以無端忽有此想耶

酈道元所謂石鍾山東坡泊舟於此作記者乃上石鍾山
也

下石鍾山有閣曰江聲在山半踞石壁上南望彭蠡西對
大江游覽之地于斯爲最乃其地爲公所荒蕪不治北牖
下有槽櫓馬矢堆積令人歎絕此與才士流落不偶者何
異若此閣在吳下所遇不知當何如也

同舟有劉公者庚午曾隨征阿魯得辛未隨駕口口
其言與予向之所聞無異朝廷以觝戲愚北鹵信有
之矣

湖口縣南望彭蠡不見涯際鞋山峙湖中浮圖如筆插天
大孤山尙縹緲雲外也

上下二石鍾山爲湖口名勝萬厯時宦官李道奉設關權
稅于此于上鍾山大治臺榭顏曰學圃後李去關撤其地
亦廢今無片瓦存矣山塢中草深數尺堯峰僧坦然自京
師歸訪友于此不值有窮途之哭囊中惟錢十八文耳日

坐江邊賣藥以度朝夕環視石鍾惻焉心動髯蘇舊跡渺無存者不有梵刹爲山靈羞卽毅然以募建爲己任乃坐于關使者之門晝夜不卧凡二十五日使者心動施銀十兩公卽募人薙草除礫築地爲基而架木於其上覆之以席禪誦于內值使者解任歸泊舟山下見而異之曰吾以女得銀他往矣乃果爲此難成之事耶復施銀二十兩書吏人役等各以其力眾擎而舉此庚午夏秋閒事也爲庵一顏曰潮音中奉大悲尊像西向像前燈火熒熒庵之後半厦爲公禪栖處面絕壁而開東牖旁一小厦爲香積屋止此耳庵前尙無牆垣旁有隙地而無鄰屋恐其易傾以木支之山風時來吹落簷瓦公之願蓋未竟也

符五云打仗之際刀惟一掠耳不可直斫斫必傷刀爲他人制矣馬上槍法決無向前直刺之理惟有回身一槍耳打仗不可不多備鷄子鞋鞋須穿過二三日者方妙新恐與足不相得也必備乾飯一包與肉脯置腰間飢時食之精神十倍更帶米一二升若飯盡可于地掘一小坑築土令緊水溼之鋪樹葉一層置米上米淘過更以水溼之米上覆之以樹葉葉上鋪土以火煨之卽成飯矣此法大妙

非獨行伍人當知也帶白蠟米一包硃砂少許遇暑熱暨急難撲跌損傷時食之可以護心不死若兵散不可晚入人家語皆從經歷中得來故親切而有味也

蕪州道士汛在江之西南山極奇峭有蘭若臨江樹木叢茂大石數十丈踞江邊舟過其下仰望之復自看身在舟中舟在江中恍如畫裏佳絕

武昌縣在江之西南岸卽古武昌鎮也陶侃庾亮所鎮皆此地東坡游赤壁時所望亦此今之武昌則江夏也

辛未秋子寓漢上時卧處共有四官象乃天地水火也三

官始于黃巾而道士家因之不知何時益之以火漢口皆是也天地水火爲四正益以風雷山澤爲八卦之神亦是一說

冰鑑和上爲費隱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鑑嘗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荊州有天王道場女能重興之不勝如親近老僧耶天王卽道悟之道場廢久矣惟存一鐵塊耳基皆爲人所侵占和上遂于此發願尋訪久之而後得其道基竭力恢復今已輪焉奐焉儼然一祖庭矣愚按天王天皇音旣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荊州亦

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
兵連禍結至今猶未已也夫豈所謂鬪爭堅固者非耶洞
庭橘香同岑和上洞下尊宿也嘗謂予言天皇實非其人
自古未有以天皇名寺者濟宗所據之鐵案以五燈會元
邛玄素之碑爲證夫邛爲荊州節鎮考之唐書實無其人
夫節度豈無關者而史遺之耶濟洞二宗之子孫各祖其
祖門戶旣立則兩造之言俱不可信矣予少暇爲彼攷之
自有定案矣

漢陽渡船最小俗名雙飛燕一人而盪兩槳左右相交力
均勢等最捷而穩且其值甚寡一人不過小錢二文值銀
不及一釐卽獨買一舟亦不過數文故諺云行徧天下路
惟有武昌好過渡信哉

龜山卽禹貢之大別形肖龜故俗名之

黃鶴樓建漢陽門城樓上巍巍百尺西向大江樓前有白
石浮圖工麗無比如西番阿育王塔式四周皆鐫大梵書
恨不能譯其語南向建石坊題曰勝像寶塔大元至正中
威勝王太子建樓南之臺曰湧月有粗黃石大書湧月臺
三字高古道媚俗以爲曹孟德所書夫曹公未嘗至此其

說附會可笑

黃鶴樓中層層皆奉純陽像黃鶴仙蹤乃費文禕事與呂洞賓全無干涉呂咸通中人而崔考功之詩作于天寶有何難攷而昧昧至此哉蓋文禕無人知之洞賓則名喧天壤故也人不可無名神仙猶尚如此又何怪今之人趨走如鶩邪予嘗謂佛菩薩中之觀音神仙中之純陽鬼神中之關壯繆皆神聖中之最有時運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舉天下之人下逮婦人孺子莫不歸心向往而香火爲之占盡其故甚隱而難見未可與不解者道也

潘太邱弟燕邱紹興上虞縣人流寓都門三世矣尊公明季乙卯北闈舉人任太原府同知國初補江西崇義縣太邱昆季來武昌入籍府學順治初拔貢出爲雲南黑鹽井提舉陞雲南鶴慶府劍川縣知縣縣在西南極邊與麗江府界鄰麗江知府乃土官有瀾滄江渡江而西則西番烏斯藏大寶法王地界矣先生在滇久見吳三桂所爲多不法知必爲亂遂歸武昌未三年而變作夏逢龍之變人爭出城入山逃避先生獨閉門飲酒高歌曰無能爲也卽平矣先生之識加人一等矣

漢口不特爲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
江西之貨皆于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
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
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甯杭州以分其勢西則
惟漢口耳

漢口三元庵後有亭曰快軒軒後高柳數百株平野空闊
渺然無際西望漢陽諸山蒼翠欲滴江南風景秀麗然輸
此平遠矣

漢水之西南距大別之麓皆湖渚菱蘆芡蒲漫蒼莽江
口築隄走龜山之首約里許自西達東石磴平整循隄而
東南望湖渚有江南風景

大江自南迤北武昌城在北卽古江夏地城南爲鸚鵡洲
漢江夏太守黃祖殺禰衡處洲近南岸而江流遶出其東
洲北武昌南流而之大江者曰鮎魚套使無此洲則江勢
之浩淼爲何如耶

龜山有鍾子期聽琴臺不知在何許古跡謬妄概不足訪
昔神禹道漢水至于大別會于江俗呼大別爲龜山以形
似也隔江有山蜿蜒東出俗曰它山遙遙相望半生以來

登覽之勝無有踰于此者蓋山雖不高而當江漢之匯四
顧空闊潛沱數重環拱于此支交脈會左右盤據目窮于
應接矣案尚書禹貢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
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
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
二別江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桑欽水經沔水自沌陽
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酈道元曰沌陽處
沌水之陽沔水又東經林障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大尉陶
侃爲荊州都督鎮此庾仲雍曰漢口一名沔口矣案地記
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相符但今不
知所自矣予嘗謂酈善長天人其注水經妙絕古今北方
諸水毛髮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紕繆酈北人南方
之水非其目及也小別不知在何許矣更攷之

白鐵門關西上爲龜山首有樓巍然曰晴川與黃鶴對峙
蓋取崔灑詩以名樓也旁有禹稷廟毘陵人毛會建刻南
岳岫嶺碑于廟前而紀其事樓臨江東向軒豁開爽遠勝
黃鶴蓋龜山之首走江中數百步而大江橫過其下左右
無遮蔽與市廛稍遠縱目所之山水之情與精神融洽不

如黃鶴之散漫無章可謂後來者居上矣

予意黃鶴樓卽黃鵠磯後人訛鵠爲鶴而附會以費文禕事一經崔考功題而青蓮閣筆已成千秋鐵案乃今又轉而爲呂純陽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天下事已往者皆成冷風蕩煙又何是非之可論只要事理燦然悅人耳目吾亦任之矣又安從起古人于九京而問其果然果不然耶無奈展轉荒謬詞不雅馴令人難爲聽耳

酈道元曰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爲黃鵠灣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塘藉阻高觀枕流上則游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羨縣治也予意桑欽之所謂歎父山魯山與酈善長所謂翼際山者皆今之所謂蛇山一帶耳有鸚鵡洲口爲據矣黃鶴樓旁湧月臺有小石碑云此山卽元之高冠山也高冠二字未之前聞意者因酈注有高觀枕流四字元人于此置觀後遂因之名山復訛觀爲冠邪不然山自太古何獨隸之元邪當更攷之

黃鶴樓後有道院甚精麗其額顏曰覺岸內塑純陽睡像
亭曰仙棗邯鄲道上盧生與純陽各分半席而酣寢大覺
而後知大夢祖生之鞭必有先之者矣亭南有小門下距
地數百尺施磴道曲折而下蓋漢陽門建于它山之首而
黃鶴樓復建于城上據地最高它山逶迤東去茲則南出
故陡絕耳門上有官告諭禁人往來蓋茲地爲漢陽捷徑
若不禁止熱中者羣趨於此商山佳處卽成通衢矣
它山界武昌城爲南北二區巡撫布政皆開府于山北而
總督公署則在山南藩司之前鑿山脈而斷之建鼓樓於
其上爲南北通衢用形家言也漢陽大別之鐵門關亦如
是矣妖言邪說殃及山川此天地之蠹乃世之號爲儒者
以窮理格物爲宗亦樂其說而娓娓言之何也

洪山寺建于武昌東門外蛇山之麓爲明楚王所建道場
宏麗爲天下第一照牆有碧琉璃交龍壯麗晃耀牆宇高
峻如都門西山諸梵刹製南向爲山門爲執金剛殿爲四
天王殿爲彌勒殿有豐碑一座在鐘樓前紀年景泰開山
爲碧空鑑禪師餘文不暇詳也至大雄寶殿已山半矣南
望數十里湖光滌洄與岡阜互出沒殿宏麗如大內乾清

宮三世天人師三十二相圓滿具足勝妙殊特施如寶山
阿難迦葉侍立左右諸大菩薩退坐天人師後諸聲聞眾
列坐兩廡二穢迹金剛神捧寶杵東西向各長二十尺金
甲冑威猛如生殿柱皆合抱蟠龍梁棟榱題悉施金碧耀
人心目平生所見莊嚴佛土未有若斯之至者吾恐天台
智者大師于大蘇山入法華三昧前方便親見靈山一會
儼然未散亦不過爾矣大雄殿後爲彌陀殿中供無量光
世尊而觀音勢至左右之旁列二十四諸天像安養淨土
遜于鷲嶺殿之東上別爲一區有亭二進爲上官往來游

觀飲讌地其後浮屠七級則登臨之最勝處也

予在武昌見鹽店招牌書曰重砵白鹽余不知砵爲何物
思之久而不得也問之宗夏宗夏曰砵秤錘也音租鹽每
包重八斤四兩製權兩之而衡其輕重曰砵如其數者爲
重砵也

酈道元博極羣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于四瀆百川之
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
往跡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片語
隻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

少錯簡脫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班愈增聲價但其書詳于北而略于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門爲崑山定河南一統志稟遇古今之沿革遷徙盤錯處每得善長一語渙然冰釋非此無從問津矣北方爲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于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雲擾以迄金元淪于夷狄者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濬而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矣元虞奎章奮然言之郭大史毅然修之未幾亦廢有明三百年更無過而問之者矣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西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水利之興此其粉本也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無成竹雖有其志何從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而急講也水經注千年以來無人能讀縱有讀之而歎其佳者亦只賞其詞句爲游記詩賦中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二也吾

友虞山黃子鴻獨能沈酣此書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好學
深思心知其事吾于子鴻見之矣千世之後復有子雲善
長抑何幸與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錯簡脫訛支分縷析各
作一圖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專于攷訂而不切實用尺
有所短無可如何予東歸後思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
裝裱成書命門人鈔錄其圖并二十一史輿地志攷而顧
景范有讀史方輿紀要傳是樓有一統志稿皆輯錄之以
爲疏水經注之資云

古書有注復有疏疏以補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酈道
元水經注無有疏之者蓋亦難言之矣予不自揣蚊思負
山欲取酈注從而疏之魏以後之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
關于水利農田攻守者必攷訂其所以而論之以二十一
史爲主而埒以諸家之說以至于今日後有人興西北水
利者使有所攷正焉予旣得景范子鴻以爲友而天下之
山經地志又皆聚于東海此書不成是予之罪也當與宗
夏勉之

歷代史冊浩繁極矣苟不提挈其綱領便如一屋散錢無
從着手如春秋通鑑目錄大事紀皆苦其太略而朱子之

綱目又多書迂闊不切之事關係重大者反多遺漏前人之書縱極盡善不經我手如觀它家寶與予無益也予最愛竹書紀年有絕人之識春秋而外別爲一家久思取竹書以後迄于有明照例勒成一書以備遺忘年來奔走四方無一日之寧更有十倍于此者亦皆置之高閣況此考訂編輯之末乎兩日兀坐僧房看倪黃二子閱通鑑大全此等書不知出于何僮之手乃託文章巨公之名以誑世之聾瞽人家子弟輒奉以爲聖經賢傳不敢別置一喙聞人出一議輒搖手閉目以爲侮聖人之言嗟乎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其心胸爲他日經濟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糞穢瓦礫填塞心胸牢不可破求其磊落軒天地者又胡可得邪哀哉可爲痛哭流涕長大息者也然取之以攷年月紀姓名亦胡不可乃其中謬譌亦復不少予今宗更置簡二冊上橫書甲子每簡二十二行後一冊每簡十行自堯甲辰始每年紀其年號并大事上一冊紀唐虞三代其事簡後一冊則入通鑑事煩矣故止十行寓中無他書惟據此耳聊以此爲續竹書紀年之草稟經營一過諸事皆有頭緒他日可以讀史矣倪黃二子學史實自

此日始

通鑑託始于周威烈王戊辰初命三晉爲諸侯其距春秋獲麟尙七十年所以避續春秋之嫌也通鑑以前事則宋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本紀至周共和又一蘭溪金仁山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至威烈所以補通鑑之未載令學者知古今之全也乃外紀則取諸子書暨讖緯之說以圖畫虛空于洪荒之世今之小部率取此二書合爲一冊牛鬼蛇神紛然滿紙不復可以寓目矣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自堯甲辰至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共一百二十六年是爲乙酉而夏禹卽位則在丁巳中間相去七年此七年者當何所屬抑果如孟子之言辟之于陽城耶抑別有故邪今亦不記皇極經世書以此七年歸之于誰而竹書紀年有異同否邪

外紀記商王紂三十二年以長麻通之是爲戊子而武王卽位則書乙卯若是則紂之二十三紀也夫武王卽位于己卯而謂紂亡于戊子邪無書可檢故提綱仍以己卯推之

子寓漢上時漢陽令張壽民招飲竹箸瓦杯寥寥五簋庭中黃菊粲然二白鶴飲啄于其側叔度清風蕭然可樂世風一變至此天意誠不可測也歸與宗夏言而歎之林障山有故城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鎮荊州治此後移沙羨此處遂廢今土人呼曰城頭山在漢口之西三十里鄂家口人煙輻輳百物皆具宗夏言此地近日氣象日隆人物趨此漢口衰象已現漢衰此其昌乎蓋上游繁盛古說荆襄後則團風鎮明季移于武昌漢口之興利在清初今鄂家口又將繼漢口而起矣

長湖口漁罾數百里星羅碁布更是一重境界予嘗言渡江令人雄毅入湖令人深靜驗之于此益信然矣

荊州護國寺莊嚴華整殿後有大鼎一座以石臺承之古色斑斕可愛俗云大禹九鼎之一不覺失笑

報國寺乃關壯繆祠極其壯麗江陵舊城乃羽所築祠之宜也而遂以江陵爲古荊州相去遠矣

謂宗夏曰余平生以來未曾見花惟見竹耳六七歲時曾見山水少長不更見矣前在石鍾大別依稀如隔羅縠不謂之見此語索解人不得

煥章云荆州沙市明末極盛列巷九十九條每行占一巷
舟車輻湊煩盛甲宇內卽今之京師姑蘇皆不及也今則
寥寥一帶爾盛衰變遷令人感慨係之

荆州城最窪下江水經其東南以長隄障之故溝洫皆壩
斷不能相通決江水則荆州之人可使爲魚鼈不可守也
曇瑞師言襄陽穀城縣牧豎穴地得古延慶寺道場有殿
三層皆在地中前殿亮榻皆鑿石爲之後有延慶祖師塔
曇公不記其何代人又不知何故陷于地中滄海桑田高
岸深谷信然矣

巖頭道場在武昌西南門外過渡處德山鼇山皆在常德
荆州南門外五里許卽大江名曰御路口江正東西流江
之北限以長隄障江水也江不甚闊而流頗急已有川江
之勢案江陵卽古之南郡治其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
靈溪始桓温令陳遵造隄遵善于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
知地勢高下依傍築略無差失夫陳遵之測量以耳不
以目予嘗見瞽者張浩庵以舌舐銀而知銀色之高低則
五官未始不可以互用不獲圓通祇是心粗耳俗傳明初
馬后至江陵于此登岸故名其地爲御路口江洲載蘆荻

率于此泊捆入江陵焉

澤口別漢入潛之地也屬安陸府與潛江縣治相距不過十餘里宗夏云若向西北沂漢而上則向鄖陽襄陽漢中矣由澤口向西南順流而下三十里至梅家嘴若再順流而南下則出大江達新隄漢口等處欲至荊州則自梅家嘴復逆流西上也

四絕名藍者天台玉泉棲賢靈巖也栖賢在潤州今隸江南境靈巖在兗州今山東玉泉在當陽縣今湖廣天台在台州今浙江境皆智大師道場棲賢靈巖尙俟攷訂

金粟寺乃吳大帝赤烏年康居僧會所建僧會于江南建三刹一金陵之保寧一太平之萬壽一海鹽之金粟也荊州大暉觀兩廡畫壁圖寫靜樂國太子降神出家修道上昇諸聖蹟大約依倣悉達雪山事而爲之不知荆自何人膽大乃爾然亦天地自然之致也嗚呼今諸山知識往往互詆爲魔釋迦之預記胡不爽乃爾耶然諸公自不識魔字魔字之義壞于梁蕭衍之不知妄作譯場微意失已久矣

黃二玉言人中藥箭者細嚼黃豆塗之可不死立愈奇方

沙翁偶述雪嶠老人語風居句云糧空夜雨滋黃獨屋漏
春風補翠藤近代尊宿之能詩者無踰老人恐無可齊已
不是過也

章華臺在荊州沙市古城隍廟東約二里許路北有閭曰
古章臺未知何故去一華字自此而北長隄里許隄旁有
廢刹曰章華寺南望蒼然寺之東北有智井一口甃砌周
緻曰沈香井土人言此爲楚宮故蹟數丈之下始有水倒
影杳然人影在下俯而上窺自井畔口上而東折路盡有
地隆起上建八角石亭屹然孤立相去不過一箭道而透

迤曲折有路轉峰回之致亭之東北湖水斷續水落之後
猶有數畝澄波縈帶其側殘荷敗菱飄零水際予與宗夏
頗賞其位置土人以此爲古章華臺基又云此亭爲前藩
司李公所重建欄楯皆精麗古雅夾隄梅桃彌郊野由此
而東北二百里中皆蒔夫渠春夏間乾坤繡錯後吳三桂
兵駐松滋時大軍適屯此地蹂躪踏梅柳桃杏無一株
存者臺基甃石崩圯墮落此與武林之西湖同一傷感今
西湖稍復舊觀此地廢興當亦有其時矣郡志言章華有
二一在沙市一在監利縣離湖之側予攷之舊冊在監利

者乃章華臺此則所謂楚王釣臺也酈道元曰江陵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坡古天井水也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今覈之正在沙市又曰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港水西通赤湖水口地多下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邱明曰楚築臺于章華之上韋昭以爲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祿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此則監利之章華臺矣監利古華容地今離湖之迹猶在也

因讀史謂宗夏曰古之諸侯卽今之士司也後之儒者以漢唐宋之眼目看夏商周之人情宜其言之愈多而愈不合也

破封建而爲郡縣固時勢之不得不然孟子已先言之矣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李斯之說必受之于荀卿者也

沙市之西有觀音寺中有浮屠五級甲寅之變大軍與平西之兵隔江而陳浮屠遂爲瞭望之所浮屠之東少北有石尊勝幢浙江僧卓然言此地舊有龍潭毒龍居之大爲民害自無方禪師建幢于此其患永息今成平陸矣予意此潭卽天井水也天井水亦曰龍陂酈道元曰廣圓二百餘步在靈谿東江隄內水至淵深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以方隅求之毫釐不失亦可樂也

煥章言蜀中黃連蛇乃近時新出之異藥流行尙未徧中土醫家猶不能盡知此蛇產黃連地中形甚小惟食黃連花土人取而陰乾性與連同而功什百用時以水蒸之水氣成露者黃色作連氣一匙之水勝黃連數錢予習聞之而未經目見昨在都門吳侍御翼生自蜀中攜來者予亦未及索看煥章處亦有一條襲而藏之苦不甚佳以其形稍大耳茲一寓目他日舉以示人不爲塗說矣

煥章談江陵形勝往跡亦略知其概云荆江西上有萬人隄最爲險要若掘此隄則荆人皆魚鼈矣昔曾有人以此說進三桂三桂惜此百萬生靈而不用也予爲沈吟感歎者久之

子以小時多事手未肯認筆故艱于拈弄學者若欲筆墨成章須一二年苦功眠食于此他日自能操縱如意橫視一世矣若其中之提挈綱領批隙道窾予雖不能而知之無有復過于予者矣

近人文字目中所見者惟燕峯暨易堂耳燕峯孤立未見有與唱酬者易堂文雅邱邦士集予未見然當推躬菴爲弟一莽蒼浩瀚有大氣以舉之南宋以來未之多見也

涵齋言大人託賴等奉 旨至貴州審黎平府高岡土司金倒一案卽將黎平府知府張歛城守副將侯奇立刻

處斬更有武弁三四員問絞監候處決蓋大人已奉

嚴旨而出也總督范承勛降四級調用巡撫衛旣齊革職覆 旨後更命部議衛旣齊擬斬奉 旨着解來京

更議蓋自三藩平後

今上于諸土司加意撫卹以反平西之所爲也

汪杲叔徽人名關字尹子一字東陽以篆刻游于婁東得錢隨手散盡不事家人生產終于玉峯其學原本秦漢雜以宋元章法何雪漁而後亦近代之傑出者

張未園名瑄嘉定人黃陶菴先生之門人未園稍豐于財

嘗齋三百金衣錦繡泛舟金陵收古書籍滿載而返中流舟漏以襟袖拭之通身淋漓漏猶不止遂仰臥于漏所以背抵之舟得近岸艫之而行前輩風流今猶溢人齒頰也再生和上初名澄如嘉定人精修苦行常食淡刺血寫經因出血過多昏去百日後復活故易今號崑邑之新漾江東有長者王國良豐于財其子病瘵垂斃長者入城完官稅日暮出城以子故必欲抵舍至江干爲渡船所苦遂露宿江滸平明始得渡歸而子死久矣長者恨子死不得一見也遂發願于新漾江造橋以便往來之利涉先出三百金造木橋一座又念不能經久若石橋則非巨萬不可長者卽披薙爲僧法號萬圓以募橋工自任往見石奇和上和上以其老而易之曰若要石橋成須是再生來長者歸鳩工經始未辦而卒時再生在瑞光爲化頭偶至崑山有杜居士知其事謂再生曰石橋之讖是再生來今師法號適符此記詎非橋工待師而成乎師遂發願以橋工爲己任初然一指繼然一指橋工已就半矣值康熙十四年吳中大水時旣黜于財而謗言復沸橋工幾于中輟蓋渡船之人恨橋成而廢其業故散布流言以阻之再生遂抽刀

于縣前斷左臂血流如注起走數武復回故處血暈而仆
眾善信延名醫以萬金良藥敷之血止得不死徐果亭知
之爲募之于募撫軍暨縣令皆出貲倡首而橋工次第告
成今惟石闌碑亭未完耳嗚呼觀和上之所爲知有眾生
耳視喪其臂猶折槁枝也今世之高談性命傳佛心宗者
固不乏人而爭名競利有甚于販夫屠沽乃自以爲真善
知識矣悲夫

辛未春予寓薦巖寺中狂風怒號雨如覆盆靜坐無聊無
端忽念諸故人死已過半今日之存者如深秋敗葉零落
蕭條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余已置身妻子兄弟之外所恃
以爲性命者惟朋友耳乃所遇又復如此斯淚亦不能爲
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矣中年以來苦多忘失庚午孟夏
始有日記又錄友譜一帙記丁卯入都以來之新相知大
都有三百餘人而丙寅以前丙午以後所交四方之士其
間事關性情學問振古今而軒天地雖海枯石爛精神不
可磨滅若夫杯酒言歡意氣推許雖實繁有徒亦記一不
識十矣每思追錄存沒諸友姓氏錄成一卷置之座右暇
時偶一披閱其性情意思之所在歷歷見之目前以代把

晤年來奔走風塵略無寧晷今兩窗獨坐無客無書遂取
筆研游神往昔見二十年來袞袞諸公去來我前如野馬
塵埃之奔馳于窗隙也人人有此一境界但未一靜觀
耳盡一日心力憶得三百餘人草錄一紙他日有觸緒而
來者可以續入亦非何劉沈謝矣

偶念小雅綿蠻章因念螭螭巢于深樹不過一枝知止乎
其所不知至矣吾將止于斯乎進而觀之天人上下之間
未嘗有一息之或止也草木不止于地也鳥獸不止于草
木也不止于禽獸也何也草木若止于地胡爲乎說甲

而蒙芽也鳥獸若止于草木胡不樹根于土而走陸飛空
也人若止于禽獸胡爲乎不披毛而戴角也由此觀之則
天固不止于人矣天之不止于人猶氣之不居于水下而
火之不伏于地中也氣居水下必泡而起火伏地中必奮
而出天不止于地故必學以求通也聖人因是故天池爲
鵬之所止而王畿爲民之所止也至矣哉大學之言曰止
于至善噫微至善吾將誰止焉

追憶往昔念四十年以來惟學問一事冷煖自知餘皆蜩
螻耳語云鑑于水不若鑑于人子曰鑑于人不若鑑于己

也又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予曰前步之蹟卽後步之戒也取譬莫近于此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未知今之所是者非四十九年之非乎雖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夫惟此一爲無過之地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淵乎微乎吾將語誰

趙鄰初言無錫秦留仙之弟號赤仙有奴子七人于甲子年五人同謀手刃其主肢體零落五人皆逃一顛死于水中一死于廁餘三人者次第擒獲時值捕獲法寶閉城門者四日而翠華北來錫人凶懼奉旨三人凌遲處死刑畢

刑人之椿已拔置室中矣其夜忽自起立如人相杵而行春者然下築于地周行室中五日夜而後仆室中之輒皆糜碎如粉亦千古未有之大異也抑五人之死皆冤乎而實非冤鄰初言予聞之其甥當必不繆也他日至梁谿當詢之秦雒生也

鄰初又言秦赤仙有異相性奇淫棄其內而狎比頑童故及于難七人皆其所寵也以千金買寶刀二一挂牀頭一置枕畔時執以自舞後奴卽取此以弑其主焉有女一人聰慧絕倫適陸氏陸氏豐于財其夫之文章書法威儀言

辭皆婦自教之才能爲梁谿之冠云

辛未之春予至玉峯診立齋先生之脈頗異于常時蓋立齋本六陽脈加平人一倍有餘始得其平少弱卽病矣今脈如常人而少弱其病可知惟左關一部獨旺其病在肝余爲之書一方用乳金丹以調胸膈之血二陳湯以豁其痰鉤藤以平其肝黃連以清其熱硃砂黑鉛以隊其逆淡秋石以開其關疾其有瘳乎

立齋先生始患隔食繼復嘔血紅黑相間舉家遑如也余曰公肝脈獨旺食隔不下皆此物爲之崇黑者瘀血紅者新血也瘀者不可留新者不可吐一日諸醫麀集共議一方平安耳用石斛阿膠丹參等余竊意立齋久鬱肝脈不平且見膈症適又吐血則其胸中必多瘀積法當用升麻紅花盡吐其胸中之瘀血瘀盡自愈否則用九蒸大黃爲丸徐徐服之而愈少遲也富貴人惟喜溫補聞用此等法必大驚異雖盧扁當前亦不聽信予亦無如之何也

與吳修齡論業字之義業乃鐘磬篋上橫木如鋸齒者是也

吳修齡先生論聲音之道頗爲有見深以守溫字母劉鑑

唐陽四
明法爲非以二合翻切收盡諸法立二十四條以盡諧聲之變亦可謂振古人豪矣然以二合爲局狹明乃實不知二合之奧理以諧聲通翻切而立法太多實無異于劉鑑若取其書刪之附予音韻書後亦可備中華翻切之一法其言曰聖人言治平之道必本之身審聲之士顧可外其身以求用乎作聲有鼻腭喉舌齒唇之六體竭耳目以自審六體所作之聲可以纖微不混其法有二曰二合曰翻切二合乃佛法秘密中事字聲之晦昧者合兩字之聲爲一聲以顯之最爲親切如多翁合成東字也翻切大同而

小異翻之多者有二十餘聲切聲有二百之外以摩盪之法行之可得翻切千數如多翻宗切登翻翁切都翻風切東字二合如以父母求其人必無第二翻切如以兄弟求其人或妻妾求其人不能不多也與二合同條而稍異者又有切身之法乃譯場中所立有東字乃可合多翁二字以顯之并無東字將何以顯于是切身之法生焉合二字之聲以爲聲卽合二字之形以爲字也如丁也爲地丁可爲同是也翻切爲震且之法顏之推以爲三國時孫炎所作見王肅傳中近日顧炎武以爲左傳之鞠窮爲弓句瀆爲穀

已是翻切皆未窮源說文萬言諧聲者八千其中自成聲者十之一餘九皆以翻切得聲者也苟無翻切字內但有二千字何以周用八千字中諧本聲諧四聲諧翻聲諧切聲輩凡有二十四條朗然可據此豈先有字後立聲乎翻切必出于始制文字者形聲一時所就耳東漢爲殤帝諱改隆慮爲林慮隆林一翻故也周易兼義及洛誥釋文皆言馬鄭已有翻切而未盛行其曰孫炎就所見者言之耳炎書不傳而所立翻切之名最爲精當昔人之丁顛寅言雖未成書翻法甚密六朝人能通翻語史冊載之唐高宗有通乾天窮之避李陽冰云臬不從自得聲從劓省也德宗時有任饒調甜珍張藥鑑之翻皆灼然不謬守溫作字母三十有六翻法遂壞後人著述如林皆醉以狂泉者也又有言翻卽切切卽翻者夫旣卽一多翁翁多皆可得東邪天地卽一陰陽卽一人物皆廢失矣梓人作博子先作長條乃爲方塊長條翻也切則截之爲方塊也此豈有難解者而憤憤至此乎二合立體爲本翻切旁通爲用無二合則無以質翻切之錯誤然二合本能生一切諸聲而不能自生其聲藉翻切以移出之又二合雖得一字之眞聲

而不旁通諸字得翻切乃可旁通也二合翻切二法猶有不能顯之聲不得已而用四聲四呼陰陽切聲四法以助之十得八九不知昔之居然自任者何故二合切身佛家綱要絕非僻書也儒生不知神珙守溫清泉佛弟子而茫然誠不可解平論昔人著述孫愐翻切雖不緝密猶能傳近似之聲有功斯道四呼束于字母破碎汨亂而能顯撮口字聲門法爲字母四呼所夾束進而愈窮然其局狹音和闇合于二合翻切惟守溫蠢爾一物所立字母一母兼三四翻之聲誤殺後人直當投溷者也夫聲發于形不關心事心有智愚形無凡聖列子云聖人廢心而用形知此則收豎之審聲與孔孟等矣又曰孫叔然翻切之書失傳唐有孫勔之唐韻守溫之三十六字母何人之四呼劉鑑之門法餘如司馬君實清泉韓孝彥著述紛然要不出于四家孫愐不知翻經切緯之意廣收雜物金矢一囊四呼如盲人摸象僅得一肢以爲全體而所得者是眞非贗門法如唐肅代之朝行間非無李郭不能專任使與七節度爲等夷令出多門終至相州之敗至于守溫直是無知妄作貽毒後人而已予謂先生之論局狹音和二門二合翻

切之說暨評論昔人皆精微確當有功聲韻先生亦嘗自負誇予曰諧聲之道蒼帝而後直至小生獨是于二合之說猶未能心知其事也先生雖發悟于華嚴字母而金剛頂大海陀羅尼暨涅槃十四首未嘗寓目于五天梵音半滿字學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含況三合以上乎蓋先生于天竺陀羅尼太西蠟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諸書皆未究心其所爲聲韻者特震且一隅之學耳若其合翻切于諧聲實發前人所未發而列門過多失同劉鑑使蒼帝本意如此亦可云漫無紀綱者矣

修齡有自著書三十餘卷紀流寇事甚詳半藏家塾半在潘次耕處

陳青來執贄于予問爲學之方予言爲學先須開拓其心胸務令識見廣闊爲第一義次則于古今興廢沿革禮樂兵農之故一一淹貫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讀書若夫尋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謂雕蟲之技壯夫恥爲者也與青來言趙寒山草篆予之惡草篆者非惡寒山之草篆惡今人之學寒山者耳若寒山者所謂從容于法度之中故能變化于規矩之外今人未嘗一日從事于玉筯執筆

輒擬寒山所謂學邯鄲之步未有不失其故者也
人有不由楷法竟學章草者乎無有也篆籀何反不然邪
辛未夏諸商人聞江北旱蝗相繼爭糴米而東舳艫首尾
相銜蔽江而下漢江之間米價日增而江南依然如故利
之所在人爭趨之反貴爲賤翻賤成貴甚矣白圭計然之
術不可不講也

姜西溟有端研一方長五寸闊四寸式製古樸絕愛之予
昔亦甚賞鑑近爲顧華峯醉後使酒所碎雖以膠漆附會
之非完璧也西溟言及氣猶填塞胸臆也西溟又言舊有
一硯乃天然石子十倍于此乃爲某人竊去貧士一佳硯
亦不易蓄可憐哉

余前閱客座贅語標云遯園居士撰皆記金陵事余意遯
園必金陵前輩也問之黃予部果出顧陵初手陵初本姓
張尊公諱國輔嘉靖中甲科官太守陵初名起元戊戌會
元鼎甲有文名故其書多可觀

南溟朱相公有大事記大政記二書舊已有版莊氏因此
以成明史賈禍者也有續大事記三卷皆逆案以來事
南溟與蒲州交好蒲州當國時一一錄記以成此書更有

列傳數千紙皆未流布南潯之孫與陶子師交好已許借鈔矣明史又獲此秘本不啻貧兒忽發覆藏也

顧景范家有書曰三朝紀略紀泰昌天啟崇禎也未知出何人手言記載甚詳

子師言諸省志書多有紀其地之時事者皆當采出以備參攷今廣東通志後一卷已經割出余取而觀之果皆諸書之所未載者年來郡縣諸志汗牛充棟聚于東海乃無一人能發此竅徧爲搜出今已不及可惜也

西溟言家藏寶晉齋帖二十卷甚佳余向所見只十卷耳他日過甬東當索觀之

黃子鴻有元豐九域志一部乃毛斧季所藏善本遠勝傳是樓者

辛纘修陝西統志余問以連昌宮故跡亦不辨也查之通志西安府志皆不見余意其或在東京更檢河南統志亦不見問之景范云在陝州而方輿紀要不載當必不謬耳元朗言其尊人欲著春秋八考一天文二輿地三職官四世族五禮六樂七兵八刑惟輿地世族已經成書後世之沿革皆備載春秋八攷主意絕佳若分類而求尙不止此

也

向予見楚辭聽直一書能使靈均別開生面每出一語石破天驚雖穿鑿附會不少然皆能發人神智閩人黃文煥所著也予意必予邵族人詢之果然卽贊玉之父予邵之族兄也前在淮陽乃當面錯過予邵言文煥字惟章號坤五名進士明季流寓南都鼎革後卒于浙中所著之書聽直而外有陶詩析義杜詩掣碧批老莊史記等書

黃漳浦之囚于南都也洪經略門人山東傅覲光爲江甯同知字對揚與坤五友奉命監視漳浦問閩人之在江南者覲光以坤五對漳浦索宣紙百幅草出閩入浙以來之詩文以半寄坤五半贈對揚又畫巨松一幅後人刻其原書于池州復有彙刻之于浙江者名大滌函書又合倪鴻寶劉念臺陳臥子集爲一部

東山翁式金同一少年來會子師曰路同文名煒詢之則路文貞之曾孫也文貞名振飛字見白廣平曲周人明季總督漕運于淮安弘光朝公奉太夫人避居吳而南都已不守矣遂卜居洞庭之東山有家丁三百人一方賴以保障鄉人至今德之乙酉思文卽位于福州召公爲左都御

史丙戌三月駕幸延平公居守建寧進太子太師武英殿
大學士八月仙霞關陷上蒼皇西幸命公以文淵閣印視
師安關公趨赴延平遂與乘輿相失航海走廣州廣州復
陷依國姓于廈門造隆武四年麻用文淵印頒行戊子六
月永曆御極于端州手詔召公公力疾赴命三年己丑四
月道卒于順德享年六十贈太傅諡文貞蔭一子中書舍
人夫人王氏守太夫人喪于吳公之喪至自粵一慟嘔血
踰月遂不起己亥十一月也合葬于東山法海塢中男三
人長中書舍人澤溥字蘇生次中書舍人澤淳戊戌省墓
卒次澤濃奉思文詔改名太平孫五人長玄齡後改玄鼎
澤溥子也同文乃玄鼎之孫云

次宣言其昔年阻風江上邂逅土人趙茂先者因主其家
其所居地屬鎮江府與焦山相值名大港鎮有山曰瞿半
出江岸其始乃宋藝祖之後南渡後一人居此後成巨族
今已二萬餘丁矣有總祠一人族長八人職之舉族人之
聰明正直者四人爲評事復有職勾攝行杖之役者亦八
人祠有祠長房有房長族人有訟不鳴之官而鳴之祠評
事議之族長判之行杖者決之有干名教犯倫理者縛而

沈之江中以呈官無不厭眾心者後有族人與他姓訐訟族長請之于官判決明允官民皆服後遂以爲常余嘗謂聖人之治天下自宗法始宗法不立民事日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余別有專書論其事今聞趙氏之風益自信其不謬矣茂先之父魁梧奇偉長七尺餘日飲酒四五十斤以爲常家貲八千金以飲盡自言終身曾有三更不飲酒以病故耳鼎革之後常泛巨舟往來海上曾遭風飄至一島閭無居人見有石橋壯麗瓌瑋橋上置一銅盤徑可二三丈復有一亭範銅爲之有人云名乘仙島橋乃秦始皇所築以望安期生者不知何據當更考之後又遇風飄泊既久時值昏黑吹入一港中而帆檣數丈冥冥有聲若與物相觸者舟亦止而不行矣迨明視之舟在山岸石洞中檣之有聲者石礙之也其洞石下垂者五色陸離玲瓏萬狀水皆紺碧色奇花異卉徧滿山谷不可名目後復往求之不復見矣

金陵人林六 牛仲雲姪婿玉工也其人多巧思工琢玉言製珠之法甚精碾車渠爲珠形置大蚌中養之池內久則成珠但開蚌口法未得其要耳舊法用碎珠爲末以烏

菱角殼煎膏爲丸納蚌腹中久自成珠此用車渠較爲勝之

張東昇言有鹽城人韓震字雷門自言昌黎之後能作一丈二尺大字

鄰初言余淡心所著有汗青餘語部帙甚廣皆記明末黨局事此書當極力求之

鄰初誦修齡自序文一聯云險巖易盡終磨海島之頭側理若窮願寫彭城之背上聯不審所出晤修齡時問之

武曾述聞撫張儀山義僕事武曾向館于儀山故知之甚

詳儀山有世僕李國華待之厚而樸素無異寒士家人儀山有別業在紹興使往守之與鄉紳沈姓者同居沈宦得罪于鄉人鄉人毀其居并及李氏遂復歸于閩儀山罷官後憐其忠除其籍使爲民國華服役如故及將入都使先于浦城具舟楫州縣官以其罷任甚怠其事國華忿曰主人數萬之貲皆爲它人賠累待人如此而獲此報天道焉在且未出境人已蔑之余不忍見也遂四日不食人勸之不應也一夜于鷓首旌竿自縊而死儀山至浦城撫其尸慟哭而殮之予謂儀山之僕賢于翟公之客矣旣脫籍爲

良民方有飛鳥出籠困鱗縱壑之樂乃能捨其生以報主
以媿天下之負恩者尤人情之所難也相與感嘆久之
伊在言童西爽嘗爲予作畫冊二十八副藏之久矣昨聞
其凶問遽命裝裱之廣陵散于今絕矣遂出二冊以視予
幅幅精妙絕倫惜尙無人題跋耳猶憶丁卯春予將北上
西爽爲予作畫屏一曲予向苦圖本草者不得其真學者
案圖而索茫如也因謂先生曰予南歸取本草所載草木
魚蟲請先生圖之冀爲一冊天下之偉觀止此矣西爽亦
慨然許之予南歸而西爽死矣天也

猶憶亡友王寅旭嘗爲予言天元厯理一書嗤其妄誕且
曰曾見有開方者自中心開至四面者乎此千古未有之
奇也後于朱姓菴坐上見之其紕繆實甚真無知妄作也
大東先生松坪之祖深有得于西學會譯幾何體論幾何
用法小測全義三書皆世所未有者幾何原本有十二卷
徐玄扈所譯者只前六卷耳綫則備矣體未之及也原本
推論其理作用全未之及卽幾何要法四卷刻之于崇禎
厯書者只取有關於厯者大測三卷割圓八綫之本也若
三角形銳角鈍角諸測法未之有也余聞松坪有此三書

如獲異寶松坪許予已三年矣當力索之

與熊占論三禮頗有入微語其言曰出繼之子惟降弟兄姊妹之服以儀禮爲證不當并降伯叔諸姑之服知家禮之非皆確當不易以所著譯書及諸經論出以示予予讀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歎其能發古之所未發也

熊占又論今人稱庶祖母之非經有明文曰祖庶母置庶字于母上以別于祖母也若置庶字于祖上是別庶祖母于祖矣天下安有所謂庶祖母哉予聞而甚樂之爲之解頤西溟出晉唐小楷一冊視予則宋搨樂毅論破邪論也余見宋搨多矣破邪推此本爲第一乃嘉定程孟陽所收藏者孟陽西溟皆有題跋

孟陽題樂毅論云平生見樂毅論二善本一爲崑山張氏物其一汪象武所藏今在方季康家後十三行洛神賦及東方像贊皆精妙偶從都下購得此本又兼黃庭曹娥可

以樂之忘老矣壬戌正月偈菴老人書
孟陽題破邪論云小楷帖世所傳模而已其筋骨神彩非真舊本遂無由見以故識真者愈少若唐書中破邪論似

此搨平生未一二見也偈菴老人書

西溟跋云樂毅論是右軍書付官奴者正是王氏家法故舊推楷書第一予家藏宋搨寶晉齋所刻最善此本差可伯仲永興破邪論亦舊本此二帖皆程孟陽所收程不以書名其風流故足重也

又云右軍之書樂毅勁筆偏多而婉麗不乏永興破邪變爲險峭筋多肉少此晉唐之分界也若不善學之便墮近來王雅宜一種惡道矣此臨池家所以貴于運腕運腕得法下筆自無枯枿之病隱人甲子清明第二日又識

西溟出手卷二一明祝枝山離騷經墨跡一宋搨定武本蘭亭枝山離騷經純本章草其結構轉換多得之孫過庭書譜西溟以爲似藏真聞余言深以爲然自始至終二千餘言無一筆溢出規矩之外絕無平日狂怪怒張之態非此卷幾不識枝山本領矣

允明自跋小楷佳絕跋云東國紙此佳品其筆亦甚好予有而失之使用此寫不啻尙可觀也兩美難合騷中語亦世事人情丙戌佚老堂記六十七歲祝允明
王雅宜跋云山居雨雪長林風吼塞堦擁爐紙窗明映但

聞竹樹淅瀝寒鳥悲哀茗筍時薦展枝山翁離騷經快讀
數次真覺太古以前人也壬辰仲冬廿又三日雅宜道人
王寵識

又一跋云予向藏祝京兆書法二卷一用金粟牋書古詩
十九首用筆模大令一爲此卷其運用處少有不同要之
皆本章草誠臨池之神品伯兄蘼令侑賞之極謹各藏其
一以誌同好乙未孟冬前二日弟彥暉敬誌
西溟跋云此書雖本章草其結構之法多得之藏真余所
見枝山十九首真跡遠不如此脫盡蹊徑獨造天然明一

代書法推枝山第一此帖又枝山第一乙丑六月因暑展
玩終卷遂記之

其宋搨定武本蘭亭卷有高麗國庫收藏印前有唐蕭翼
僧辨才象書非子昂而印皆松雪結構雖佳其衣褶皆用
細筆勾畫絕非文敏筆意此卷本秦辛纘先世家藏後有
人以重價購求獻之成容若而此本石刻則藏西溟家西
溟于成容若齋中見此卷言及容若遂舉以相贈辛纘云
松雪圖後尙有董宗伯跋一紙不知何故割去予曰此不
難解剖此真跡裝入他贗卷矣辛纘亦跋一紙文甚長後

跋亦多俱不及錄矣

王子秀言昔聞薄子珽曾製一鏡能返照梳竿斗中鳥雀
歷歷可數凡物之在高在深非有益覆者皆可照見余思
之不能驟通其故必于一處攝光返映如蜃樓之現于海
氣中然但其製器之方向大費思索耳
許激雲楓江人豪傑士能詩向與崔冕牀輩往還其人可
知在金陵與諸游俠同寓有相士密語激雲曰我觀諸少
年皆當過鐵者也公胡久與處耶激雲不解所謂曰頭臨
白及非過鐵而何激雲懼而辭歸諸少年果皆朱光燦黨

以此得免過鐵二字甚新奇其金陵詩數聯云端門有店
堪沽酒內殿無牆好種田又云耆老盡參新幕府野人還
避舊宮門又云若向西山問遺老依稀只說舊吳宮又云
南去婦輕鸞鳳佩北來人重虎狼皮又云自束弓刀看虎
去卻驚車馬載毳來似此數聯中原老成尙不易得也當
覓其全帙讀之

顧昉滋梁溪人與其弟恒修蕭嘉猷譚洪舟黃斐然武進
章我仁吳斗文宜興謝弼臣蔣景文靖江朱式屏輩同究
性命之學昉滋弼臣曾受學于宜興湯世調先生先生諱

之珂讀高忠憲遺書悟其微旨潛修三十餘年人無知者
常州金廓明先生師事之廓明別號闇齋住靖江縣世調
先生去世昉滋輩遂以闇齋爲師講東林之學以默認天
理爲宗旨主靜存養爲工夫常結社靜坐宗夏于庚午中
秋嘗就之間學稼躬亦與偕焉昉滋爲之結七日之期教
其默坐體認宗夏恍惚有得稼躬坐久成勞因之致疾自
予南歸宗夏隨予南北奔馳曾無晷刻眼前之所得已成
唐喪昉滋邈日復于錫山建學舍一區約諸同志共修靜
功余謂昉滋正人傑也當此時士之爲學者名聞耳詞章
而外不復有學乃昉滋獨能以身心性命之故闇然自修
且能捐重貲築學舍以待同人誠斯世之祥麟威鳳也
婁勝功有姪清初在李定國營中曾至緬國哇哇城余問
以往事及城中風土恨其人愚懵言之不甚了了地多番
僧精舍滿貯梵書貝葉永明入緬晉藩兵駐孟坑其地人
居以板爲之上大下小如椀竿之斗然
康甲夫有恙諸公子皆病痲症從者亦莫能興湖南人多
此症病痲忌食魚并家人皆不得食魚病者不得見魚若
犯忌則他日必復病更忌韭誤食韭他日必發九次此理

之不可解者

揭昭儀曾客交趾余問以其地之風土云安南與交趾今分二國安南王今交趾之婿也地產象以象爲陳善火攻交鎗爲天下最然其人柔弱不堪用也又曰臺灣地向有大肚禮嘉二種番人鄭芝龍始開其地後紅毛國假于鄭氏以開市國姓以金門廈門逼近內地恐不能守遂復取臺灣以建國余今日始知臺灣爲芝龍所開當更政之于楊涵齋也

壬申夏紫庭失馬適某處捕盜同知被盜予笑曰司馬失

馬捕盜被盜

偶同紫庭攷青綠出處案本草有空青曾青綠青扁青石膽五條予以法製鍊之皆可成精銅幾能亂金也

空青楊梅青也別錄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銅精薰則生空青其腹中空能化銅鐵鉛錫作金弘景曰越嶲屬益州益州諸郡無復有恐久不采之故也今出銅官者色最鮮深出始興者勿如涼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恭曰出銅處兼有諸青但空青爲難得今出蔚州蘭州宣州梓州宣州者最好塊段細時有腹中空者蔚州蘭州

者片塊大色極深無空腹者藏器曰銅之精華大者卽空
綠小者卽空青也宗奭曰真宗嘗詔取空青中有水者久
而方得其楊梅青信州穴山而取極難得庚辛玉冊云產
上饒似鐘乳者佳大片含紫色有光彩次出蜀嚴道及代
北山生金坎中生生不已爲青爲口丹有如拳大及卵形
者中空有水如油治盲立效出銅坑者亦佳又有楊梅青
石青皆是一體而氣有精粗造化指南曰曾空二青乃石
綠之得道者均謂之鑛李時珍曰方家以藥塗銅物生青
刮下僞作空青者終是銅青非石綠之得道者也劉繼莊

曰予昔在杭遇一滿洲老人雙目皆矇藥不能立時奏效
有貨空青者索價頗高甚言其效滿洲人信之酬以重價
將用之矣始問之予予曰此物生銅坑中必銅精也銅性
能伐肝有餘之症自無不愈今公年老而症俱虛法當用
溫補之品若用此恐無益有損聞予言且信且疑乃破青
取水先點右目效則遂用之一夜大痛無口目睛破碎始
悔不用予言而猶賴予獲全其左目也後用養肝滋陰之
劑將及一載左目復明學者不可不知也予有一法曰假
空青用古鏡一圓以礪沙砥石等分爲末水調塗鏡背上

如錢上以藝碗覆之埋入土中尺許必在人走路之下月
餘取起則鏡蝕成一窩中包青綠水少許用之與空青無
異也何必重價購求石中之水哉余意此石以法製鍊得
銅必多然未之試也

曾青別錄曰生蜀中山谷及越嶲昔曰生蜀郡石山其山
有銅處曾青出其陽青者銅之精弘景曰今銅官無曾青
惟出始興恭曰出蔚州者好鄂州者次之時珍曰但出銅
處年古卽生形如黃連相綴又如蚯蚓屎方楞色深如波
斯青黛層層而生打之如金聲者爲真造化指南云曾青

生銅礦中乃石綠之得道者劉繼莊曰此物予未之見蓋
亦石青類也造化指南以此等爲石綠之得道者其言怪
誕殊可笑見之令人噴飯而時珍亦爲此言何邪

綠青卽石綠亦曰大綠別錄曰生山之陰穴中頌曰本經
次空青條上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此物當是
生箕山之陰爾今出韶州信州時珍曰石綠生銅坑中乃
銅之祖氣也今人呼爲大綠范成大桂海志云石綠銅之
苗也出廣西古江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一種
脆爛如碎土名泥綠品最下劉繼莊曰石綠以法製鍊每

兩得銅五錢如金今丹家每以此誑人不知此卽取鑛法也

扁青卽石青一曰大青別錄云生朱厓山谷武都朱提弘景曰朱提音殊匙在南海中普曰生蜀郡恭曰此卽綠青也朱崖以南及林邑扶南舶上來者形塊如拳大武昌者片塊小而色更佳簡州梓州者形扁作片而色淺時珍曰蘇恭言卽綠青非也今之石青是矣楚蜀諸處亦有之而今貨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種種不同而回青尤貴本草所載扁青曾青碧青白青皆其類耳劉繼莊曰眞老坑佛頭青以法製鍊每兩可得眞赤金二三錢然眞者不易得也

石膽卽膽礬別錄云生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間或羌里句青山恭曰此物出銅處有之出蒲州虞鄉縣東亭谷窟及薛集窰中頌曰今惟信州鉛山縣有之生于銅坑中采得煎鍊而成又有自然生者尤爲珍貴李時珍曰石膽出蒲州山穴中鴨嘴色者爲上出羌里者色少黑次之信州又次之沈括筆談載鉛山有苦泉流爲澗挹水熬之則成膽礬所熬之釜久亦化爲銅也劉繼莊曰膽礬以水銀製之

廣陽四
成精銅與石綠中所分者無異若以分石綠法分之亦得
但甚少此理予尙未究其微也

廣陽雜記卷第四終

廣陽雜記卷第五

大興 劉獻廷 繼莊

湘江之源出粵西陽海山入永州與瀟水合入衡州與蒸
水合入沅州與沅水合寰宇志稱湘鄉曰上湘湘潭曰中
湘湘陰曰下湘

癸酉正月十三日部議議得原任總河靳輔疏山東東昌
府通判原管十一州縣衛河道共計六百餘里道理綿長
不能分身兼顧今查德州原設有管河州判一員但德州
河道止於一十八里誠可兼歸州同帶管將此州判裁出

添入東昌府改爲下河通判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
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八州縣衛河道駐札武城縣仍
以現任通判改爲上河通判分轄聊城唐邑博平臨清館
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郡城又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一員
專轄景州吳橋等十一州縣衛河道綿長八百里內天津
同知止于分催滄州青縣靜海并天津三衛六州縣衛之
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處不與焉今應將景州吳橋東
光交河南皮五州縣河道與夫重運回空漕船舊責令通
判修防挑浚催償外其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并天津三
衛河道與夫重空漕船一并分與天津同知崑管修防挑
浚催償至青縣河道二百餘里主簿一員不能兼顧應與
該縣興濟鎮巡檢分管料理又直隸故城縣河道夾在山
東武城恩縣二縣之中江南沛縣河道夾在山東魚臺滕
縣二縣之中故城現隸河間府管河通判崑轄遠住泊頭
沛縣現屬徐州同知崑轄遠住徐州俱不能兼顧應照直
隸清河縣例將故城改隸山東東昌府下河通判兼轄將
沛縣改隸山東伽河通判兼轄至凡有河道州縣俱有管
河丞簿以專司之今山東博平一縣直隸之香河南皮吳

橋故城清河五縣俱無專員乃係典史帶管夫典史有城社捕盜之責不能兼管河道查鄰近城僻之縣可以不設縣丞并有丞簿兼設之縣如山東之冠縣直隸之魏縣南樂清豐東明元城滑縣等縣俱可通融裁并應將冠縣之丞裁去改爲博平縣管河縣丞將魏縣之縣丞裁去改爲吳橋縣管河縣丞將南樂縣之丞裁去改爲故城縣管河縣丞將清豐縣之丞裁去改爲清河縣管河縣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縣各有縣丞主簿兩員應將元城縣主簿裁去改爲香河縣管河主簿將滑縣主簿裁去改爲南皮縣管河主簿所遺元城滑縣衛河河道並長垣縣新涇黃河徙至境內剏築堤工俱應歸并各縣之丞又大名縣亦有衛河並無專員應將東明縣縣丞裁去改爲大名縣衛河縣丞專管而責成之并內黃濬縣二縣管河縣丞俱令大名府通判管轄至于河南丹衛兩河每年春夏之交資其東流清運而修武湯陰二縣並無專設河員應將尉氏縣縣丞裁去改爲修武縣丹河縣丞并河南武涉縣管河縣丞令懷慶府通判管轄再將永城縣之丞裁去改爲湯陰縣衛河縣丞又安陽縣恆水流入衛河濟運令該縣縣丞

專管疏濬一并交與彰德府通判管轄又衛輝府汲縣新鄉獲嘉淇縣管河縣丞輝縣管河主簿相應交與該府通判管轄再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頗煩更兼興泰如通四州縣之下河地方遼闊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水壩且又建閘疏通一切溝洫渠堰不必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與泰如通并范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移駐泰州幅員甚廣州判一員亦難綜理應與該州州同酌量分管以期無悞若夫如臯縣亦無管河專員查泰興縣僻處空間亦應將縣丞裁去改爲如臯縣管河縣丞其通判興化鹽城海州四州縣河道俱應責成該縣州州同州判縣丞管理而令廟灣同知兼轄等因具題前來查通判縣丞主簿俱各因事設立之員倘若更調各官職務以致廢弛亦未可定且黃運兩河俱設專員責成分管已經年久若照所題更調事屬繁多相應無庸議奉旨管河官員分調調立之處俱照該督題行

顏乃來堂聯云明哲保身醉月高風杯在手大夫告老餐霞舊德杖於朝又云性不因人熱情能到處流亦佳

康熙二十七年平武昌塘報六月二十四日湖廣提督徐
治都督兵馳抵金口初遇賊擊敗之隨廣發牌諭招攜逆
黨二十八日據陷逆撫標把總沈朝相等五人密欵僞夏
包子于五月二十二日密糾裁兵乘各官上撫院衙門蜂
擁擒綁脅從撥隨逆總兵楊兆先統駐蒲圻共一千四百
餘名約期進勦請爲內應臣思我兵已搗逆賊肘腋咸蒲
二邑關係岳常一帶要害隨給諭密授機宜屬期速行去
後于七月初二日朝相等擒楊兆先并先兵九百餘名投
降其父母妻子俱被殺僇自六月二十四夜擊敗之後夏
逢龍窺我兵單私回武昌起發戰船悉兵赴金口又密期
楊兆先七月初二日抄我後路合兵齊犯臣軍前止有本
標官兵二千餘員名偏撫標兵三百辰協水師六百衡協
二百岳州洞庭共二百餘員名令由岳州一路前進蒲圻
恢復咸甯縣餘寶慶等營尙未調到倏聞此信惟戒嚴以
待至初二日逆兵水路之船隻泊金口龍床磯下達磨亭
邊陸路僞兵撲我營盤密布山頭施放鎗炮自辰至酉揣
知蒲城已經投誠于戌刻各處齊發喊聲震天攻近各營
被我兵鎗炮弓矢擊死甚眾初三初四彼此對放鎗炮初

五日午刻乘北風順便又發沙船戰船三十餘隻由北岸而上順風放下施放大炮陸路大肆猖獗見我官兵船隻搶風上迎水陸嚴整不敢親迎又將船隻忽攏磯下船兵上岸齊力攻我營盤臣督率兵將登牆迎敵殺死逆副將大小首領官數十員逆兵不計其數天晚方收兵停未寸晷又復攻犯各營直至初六晝夜截殺鎗炮之聲聞四野又初七月初更時分乘暴風天黑大隊齊犯我兵衝敵數陣擊退回巢見今攻打不休前後接戰六晝夜官兵不能刻停臣捐貲賞賚人人思奮雖極勞而未見甚疲臣思此項叛兵見臣深入肘腋拚命迎敵以求逃遁乃敢如此大膽公然四犯且思在城從叛原兵無幾何以有如此之多審據拿獲逆兵供稱在城兵丁除撫標幾百名已投誠外原兵不過三千兼招來裁兵三四千以及招募無賴等合二萬多人今來金口者有老本兵三千多人夾挾新募水陸共八千多人等語臣查此會接戰若非撫標官兵擒獲逆首投獻則我有首尾之勞矣云云

逆以各路漢滿官兵船隻尙未逼近惟臣駐札金口扼彼咽喉勢所必爭是以自七月初二日起今止旬有餘日晝

夜未曾停刻臣惟親列行伍鼓厲官兵水陸督戰逆被鎗
炮矢石擊死甚眾我兵傷亡無多豈逆于十三日五鼓陸
路站隊架梁直迫我營水路乘駕戰沙船四十餘隻順風
前來施放鎗炮意謂我疲若水陸拚命一戰以爲死中求
生之策臣隨將本標辰協衡協等營水陸俱分二股其陸
路令一股出營站梁逆殺一股暗伏柵內施放鎗炮矢石
水路船兵一股搶風上逆過來勢以便下壓一股靜泊江
岸密排鎗炮矢石更番迭出聯絡水陸自五鼓鏖戰至酉
逆首施放號煙陸路約有三千餘眾一齊奔我木柵被我
鎗炮矢石打死跌落陷坑甚眾餘逆奔潰被我站梁官兵
掩殺回巢其水路兵撲我泊岸船被炮子擊入逆船中火
藥桶內燒逆沙船二隻沉四隻逆眾大敗

逆自十三日敗後復調存省兵萬餘于十五日黎明乘北
風大起駕沙船四十餘隻夏包子親領直至紗帽山對江
鯉魚料地方攏岸臣知其牽制官兵前去抵敵乘虛攻我
大營狡謀臣密調中軍前去會合彼處駐營衡協都司勦
殺去後移時上游煙起賊船下奔臣指揮沿岸及先鋒營
開放戰船鎗炮打壞沙船二隻淹死逆兵五百餘名該將

馳至楊都司營會同密商案兵休息俟逆船兵盡數上岸
以便一鼓追擒賊果移兵扛擡攜鎗率逆眾布作方陣以
爲衝我營盤之勢值大風猛雨乘彼安置未定我兵齊力
一擁推毀攜鎗平踏賊營鎗炮弓矢擊死逆兵七百餘人
趕落水中淹死八百餘名活擒僞總兵一員眾官二十餘
員兵三百餘名夏包子奔命上船官兵追趕去訖臣以賊
膽已喪親率水陸官兵合力齊攻晝夜不休奮勇奪彼山
梁賊眾如山崩海瀉奔潰上船于十六日夜半水陸逃遁
去訖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逢龍十六日帶殘兵數百連夜

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黃岡縣被民擒赴振武將
軍瓦代軍前磔死隨從止三人十八日僞中軍總兵胡耀
乾等殺妖僧僞軍師大員赴軍前投誠武昌平

張耕煙嘉興人雲南江川縣知縣僞周時教授諸世子
闕鶴灘江川人進士出家爲道士被徵其師兄臨江貢生
于雲龍山出家

四川獄囚黃金玉安酋之亂執兵扞賊守固圍而不去
程兼字抑若號樵髯黃山人家繁昌有峩溪外譜尤悔庵
爲之序

雷如滿州人長沙守備鄭司直嘗授以兵書夏逢龍之變

鯉里料有功徐提督薦之今為貴州黎平府副將

李希膺字雪村平西時儒將也與韓非有齊名

外夷

周少參陳海槐廣東蠟丸皆此二家所製周賈中土陳主

道士

張靖逆幕客宋適之周子柔極言其人今出家于華山為

施雄山隴州人在秦州圍城說偽監道馬口投誠者技勇

絕人不可一世翰墨雜藝無不通惟以傲物不合於人今

出家矣汪天倩友也

嘉定四先生乃程嘉燧孟陽李流芳長蘅婁堅子柔唐時

升叔達也孟陽號松圓

衡陽鄒統魯字近野與王而農先生同登壬午賢書

江出岷山其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合

大渡河穿邊界千山以合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

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自涪

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

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

峽而下岳陽則洞庭湖所受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
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
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
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皖水
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
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
大而可攷者凡十有三焉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萊州府膠水縣爲平度州以濰州
爲濰縣併昌邑縣隸之

孤樹哀談閩人趙可與著

黃性震字靜庵漳浦道士爲鄭氏百夫長投誠後爲千夫
長在姚總督麾下以招劉國軒說姚姚命往探得其肯綮
顧假口以間之爲致國軒書誤遺臺灣遂有疑因說國軒
來投誠

漢陽府魏晉末爲沔口重鎮蓋漢水入口處屈完謂楚漢
水以爲池雖眾無所用之魏初定荊州屯沔陽復移夏口
晉陶侃爲荊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成留漢上經營
襄鄧趙元鎮上疏乞下湖北帥司提備賊情是也至長江

之險與武昌共為門戶曰大別山三國吳之所守者禹功
磯也磯之旁為鐵門關古置戍守商船鱗集闐闐外屏則
今之漢口而蔡店沌口音撰新灘百人磯亦皆要害至劉家
隔居漢沔之間湖泊遼曠萑葦叢密盜逆竄匿之區明正
德間邱仁楊清倡亂于漢川之同塚嘯聚萬人立寨沔陽
之麻陽偽稱大王臺臣奏聞以右布政司陳鎬副使蔣昇
率漢土兵擒之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百里羣
盜出沒截掠商賈知縣昌應會率兵捕之盜拒戰割應會
左耳去隆慶元年羣盜白晝入劉家隔市鎮殺捕盜人役

解其支體地方團保不敢窺其猖獗如此皆防禦當嚴之
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尊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
所從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
馮學于帛尸黎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
釋子宜從釋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
韓今以為稱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
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
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曰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止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衡山者是也今謂之衡山或疑顓頊都帝止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傳流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邨相傳以爲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謂全無據也越王句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于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爲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爲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爲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爲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間皆夷狄耶常德萬人傑其父僞周時守備後因安插歸常德以販木在武昌適夏逢龍之變授以僞總兵劄并以僞空數十通銀數千金令歸常德招來誘煽後武昌平人傑伏誅李登周顓沈約陸詞之書及唐韻今皆絕傳宋韻屢易皆一東二冬三鐘者也最後爲平水韻夫切爲源韻爲流源密流疏源分流合今欲爲其密者分者豈可不遵疏者合

者乎度曲須知亦有見于諧聲之道爲韻所束遂致支離
破碎豈可蹈其覆轍耶

汪涯字萬頃漢陽人賈似道爲宣撫時請爲客元世祖圍
武昌似道乞和師退當作露布獻功涯瞋目曰啗以利而
退其師又兒弄主上何露布爲似道怒搃殺之其母聞之
曰汝以直死我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涯有江
帆詩及采石獨酌之詠江帆詩江帆去去可腸斷千古萬
古越王臺掃風黃葉晚風定□□飛盡碧鳥回平生無成
作筆研萬事不理問樽罍年年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

七哀采石獨酌詩云欲落不落月在手百年幾何持釣綸
不知春色萬象表綠煙漠漠入江濱天翻地覆有今夕酒
醒詩成無可人向來談笑今黃土墮泪未了雞司晨

天童悟赴黃蘗請上堂云雙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往福
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祇作拋綸擲釣翁

金粟費隱諱通容閩之福清縣人唱水巖詩云巖上草色
肥巖下水流急策杖上巖頭空山人獨立

吳暢春字梅初漢陽人崇禎八年以吏員爲潛山縣天堂
寨巡檢時流賊自河南東蔓延安廬黃麻間暢春謂天堂

雖小鎮而北扼舒六西連英霍南包桐太勢爲賊所必爭苟或飄忽突據且震驚江皖矣造器械積糗糧募勇敢練鄉兵結死士據巖險誓書衣裾有誓死報國負盟天誅之語史閣部可法方備兵安慶心知暢春賢馳札相慰勞且曰賊氛未殄主上焦勞凡爲臣子皆當枕戈飲血其奮同仇官有崇卑忠義無兩暢春益感激自命矣是年十月賊來犯乾坎暢春督兵拒之身中二矢鬪愈疾賊欲走金鐘潭聞路已先斷始大懼宵遁乃于明年二月焚掠英山以漸近天堂寨暢春結草干束深夜舉火爲疑兵賊復驚退可法又致手書以寇雖退而必來新穀旣登正宜預備且深嘉暢春積糧守險語諄諄如家人暢春太息曰此一腔血爲知己者洒矣又踰年丁丑正月勁賊十餘萬漫入至槎水龍潭暢春用炮弩力戰卻之賊更從旛羊嶺擣查林河暢春再戰再捷相持至二月壬午偵者來言賊僅七八十騎可破也暢春奮往遇賊于埭口斬首十七級然已墮賊圍中矣丁亥賊僞以百人誘戰暢春窮追至梅家寨伏兵四起來擊我師且盡暢春猶力鬪久之手刃數賊力屈被執賊且逼降暢春大罵不屈而死因南蹂太湖守備趙

蔭亦死之可法聞報深加悼惜以其事白應天巡案御史張萱萱爲請議于朝命兵部查議于是尙書楊嗣昌等奏曰趙蔭以加銜守備領新兵三百人去太湖九十里戰于雞飛灘勢窮身陷怒賊自亡居然壯夫之概也暢春以卑卑末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著奇功挫賊者七次死于梅家寨報國勒銘征裳遺墨凜凜烈士之風也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媿此兩人者多矣當武宗世宗之時知縣段豸王鈇唐一岑頭目鍾富等俱以流賊倭寇戰亡恤錄今宜贈趙蔭懷遠將軍褒暢春本身三等贈迪功郎安慶府經歷蔭一子世襲外衛所鎮撫仍入祠潛山太湖名宦以慰忠魂而暢春子諸生卿請于宛城劉太史若宰爲作吳梅初傳

史記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者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曰青雲謬矣京房易傳云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稽康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爲遠矣梁衡陽王鈞謂孔稚圭曰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象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尙

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今試攷其相傳世系則堯之二女乃舜高祖輩矣以之作配瀆倫甚矣案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祁酉己滕臧任荀僖姑環依是也然堯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蓋皆緣秦人焚書太史公得書不多故有此等謬誤耳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是邯鄲淳曹娥碑上墓起墳蓋言上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渾而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左傳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戲下者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爲實然

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杜征南不下一字蓋已得其解矣否則左邱明能無扼腕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耳案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此吳亡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之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言得其真然猶恐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知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之未審也蓋吳既滅即沈西施于江浮者沈也反言之也隨鴟夷

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皮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鴟夷乃墮後人于疑網之中

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侔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豈是校士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戌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誤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終赧王乙巳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孟子曰七百有餘歲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終赧王一十六年當其時宜云八百歲而云七百歲何與因孟子雜攷他書知爲七百而非八百後人誤增周歷一周無疑也漢皇甫謐曰武王卽位在乙酉與所傳己卯相去六年予謂從乙酉爲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之誤六年疑卽失紀六年與口歸商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實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出奔二相其和

聽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統厲王凡三十七年其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四十六年之前則又誤十四年矣由數端而推之孟子所云七百餘歲信不誣也

禹貢曰旣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後世功禹而忘鯀是執于成敗之見耳案北方尙有鯀隄城郭亦始于鯀當時備水而作至今因之鯀之功德信遠然後知舜不宗瞽瞍而禹獨宗鯀誠有可郊之理也

天王天皐攷 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信出

德山宣鑑鑑出雪峰存義巖頭全叡其雲門法眼三宗實
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間吳僧道源條集傳燈未識
從上碑版謬收龍潭系于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
是故混淆之始由于道源百世而下競起而爭亦始于傳
燈也張無盡公竊嘗疑之雪峰迅速當出馬祖後得達觀
穎公所獲節度使邱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峰爲馬
祖五世孫無盡眼目擇法驗人果不謬矣諸家辯論代有
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難歸此徑山容和上五燈巖統之所
爲作也然辨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錄矣不辨而自

清者已有唐之侍郎歸登所製南岳讓碑列法孫天王道
悟圭峰答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首曰江陵道悟權
德輿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
古略引載天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續燈敘明雪竇重顯
爲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雪竇顯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
覺範林間錄辨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于馬祖之
下大川五燈會元辨清天王晦巖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
亦博論天王雲壑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紀載
入天王碑銘現載北藏我字函中明有少秋聯芳碑記原

載天王于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亦載天王黎眉教外別傳天王係于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王虎巖傳燈世譜編正天王吳定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于馬祖之譜大興善寺一花五葉之圖雲門法眼詳于天王王谷正名錄備悉天王之由或謂傳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玄素爲元素歐陽□貶夷陵令嘗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首邱元素一首貞元十四年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然可考也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諱遂僞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灘俱以嚴僞又如蘇州因吳殺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山上人亦僞爲胥臺也吳滅人又稱爲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奈何吳人僞胥爲蘇訛孤爲姑後隋平陳因山名遂更爲蘇州

邠風曰無衣無褐鄭氏云褐毛布也此說非是褐乃編絮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亦言貴賤之殊耳鄭氏誤以褐爲毼遂云褐毛布也不知褐字從衣毼字從毛乃今之斜毼價貴于苾麻多矣豈賤者服乎

左傳輔車相依林注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
輔車左右相持故曰相依唐韓文公詩云近者尤衰憊左
車第一牙無故脫去今人不知直以為輔車若詩無棄爾
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

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如此之象有八
訟之外蒙豫隨蠱恒解井皆于卦名上截句童蒙初學時
塾師點句混上遂以健訟相連今日頑民好訟者曰健訟
殊為大謬

離騷注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初度猶言初節

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

自小至壯至老但遇生辰輒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

豈不大謬

瑚案先師嘗曰初度謂初
生之時日尚未離初度也

今人呼私印為圖書非也古者圖書書籍皆有印記後以
印記為圖書正如監碑于某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為文
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無有正之者

自廈門至澎湖七更自澎湖至臺灣五更凡十有二更
海船上司羅盤者曰夥長置一龕下鋪細砂安盤于上取
平周回置燈夥長晝夜視之較之以刻漏而定方向焉其

水之淺深泥之顏色臭味皆知之驗之毛髮不爽一見山則事在舵工夥長之任卸矣

臺灣土蠻男子皆贅婦家而從其姓氏故族貴女而賤男向也男女皆無衣裳今女亦以布纏身矣今臺灣已立學塾鄉試必舉一人

臺灣惟有一城乃紅毛國所築者臨海畔俗呼紅毛城鄭氏向居之今臺灣府治不在此城內

臺灣知府蔣集公家人翁總管于康熙二十三年自臺灣歸過澎湖遭風折舵急安櫓櫓亦折遂斫去其桅割斷篷

索舟中惟本錠四具以纜沈之海中隨風浪飄泊任其所之耳凡二十八日水久竭矣舟中二百餘人渴死者四分之一死者之尸以瓊裹之從水門投海中巨魚日俟其下隨取吞之慘甚矣後至一處見竹木蔥蔥知有地矣然未見其人隨放銃炮以驚之久之有象四十餘騎自叢篁中出其人言語不通畫砂爲字則可識蓋安南國界也既登岸則以兵圍之食以魚飯館之茅屋中奏聞國王然後具舟送至瓊州界

人初入海船必暈眩嘔吐久亦安之矣迨震蕩既久初登

平地反昏瞽搖顛行則顛仆甚矣慣習之能移人也能不
慎哉

楊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兮說文堪輿天地之神也今
偁他師為堪輿非是

金剛三昧經失譯人名附北涼錄案梁慧皎撰道安傳有
云自漢魏迄晉經來實多而傳譯之師不言其名後學追
究莫知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
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又隋朝費長房漢亦有費長房地仙也先為
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文帝詔為翻經學士開皇十七

年進歷代三寶錄十五卷于中載金剛三昧經是梁僧佑
新集道安涼土異經而目錄中為失譯源今還附入涼世
又如三慧經等皆標僧佑錄安公涼土異經今附北涼錄
云考安師入滅于晉孝武大元十年乙酉明年丙戌呂光
僞後涼又越十五年辛丑沮渠蒙遜始僞北涼今據入涼
世應是涼州張氏稱國時非必北涼也又三寶記載苻秦
道安亦嘗譯經二十四部況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
或即道安法師之所譯與

又案金剛三昧經有新羅國元曉法師疏考宋贊寧高僧

傳載元曉國師新羅國人初與義湘法師發心航海求法至唐州抵暮遭雨宿于土龕間乃古塚骸骨旁也已而致疑恍然悟三界惟心之旨即還國中著華嚴疏大弘員頓教義一日新羅國王因夫人腦癭癰腫巫言應往大國求藥王即遣使渡海舟行將半龍王邀入宮中曰有三昧金剛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今托夫人之病為增上緣令持此經至彼流布又云汝去上白國王當請元曉法師造疏講演夫人之疾自愈使還具陳王即請法師造疏曉乃悟是經以本始二覺為宗白王具角乘將几案在兩角

間置筆研始終于牛車造疏成五卷夫人之疾果愈王刻日請曉于黃龍寺演義又因簿徒盜其疏去復重錄成三卷名為略疏後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傳入中國後有翻經三藏改為論云宋時覺範禪師林間錄中亦載前事明萬曆末顯聖澄禪師有注而華嚴元談宗鏡錄智證傳等皆引用金剛三昧經語員覺略疏又引東海疏說略見一斑第全書不可得見矣又翻譯名義集中載僧道法眼有注今亦無傳

天台華頂沙門詠震撰金剛三昧經通宗記十二卷師號

仁山法嗣尉剖公退居姑蘇天平山白雲禪寺華頂仁叟
自著書目金剛三昧經通宗記一十二卷 禪宗正傳燈
史二十五卷輯兩土諸祖迄于天童凡六十七代之傳各
系以表 名宿分化燈史四十卷輯四祖下法嗣及六祖
下二支五宗尊宿止于第十五世佛鑑佛眼一輩凡一百
六十四家 濟宗續補燈史一十六卷輯臨濟十二世至
三世自東山演及昭覺勤下旁出法系除徑山泉餘皆
指月錄所未載者凡一十九世計四百八十四家 三峰
燈史八卷輯三峰鄧山兩世下諸尊宿共爲一編 濟洞
燈史續略六卷輯天童下兩世尊宿及洞宗先輩并法嗣
世數未詳者合成一編 法苑獻徵錄五卷編輯古今尊
宿唱明之語及天童三峰授受事實并法中先輩交誼如
序跋簡牘書銘筆記法語機緣之類 燈史紀年三卷校
定周昭王甲寅至明崇禎甲申傳燈中攷年紀事
惕厲本乾九三古注夕惕若厲句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
以陰惜也漢書張竦爲陳崇奏王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
謂矣張衡思元賦夕惕厲以省僇兮唐白居易賀雨表發
于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今人亦常用憂勤惕厲

淮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
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記貨殖傳今人以湖
廣爲三楚太狹矣

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今
以蘇州爲三吳非

魏斯趙藉韓虔其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謂之三晉今山
西河南北直三處也見資治通鑑今人直以山西爲三晉
者非

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董
翳爲翟王王上郡謂之三秦見史記項羽本紀今人以陝
西爲三秦者非

詩小雅景行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明道當效而行
之如山之高當仰也魏文書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今人
但用景仰二字者非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場五
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書蔡氏
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
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

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穀梁公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暨諸家傳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為主左公穀第以備攷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人矣禮記專用陳澹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勦說浮蔓無根誠舉明朝初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永樂十二年在京應天鄉試皇太子命洗馬楊溥編修周述爲攷試官至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穎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猶以宮贊列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璉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爲左中允賜出身尤爲異典

陽溝有書爲羊溝者崔豹中華古今注曰羊溝爲溝以阻羊之抵觸也又曰楊溝植高楊于其上也詳之當是陰陽

之陽蓋潛行地中者曰陰溝則顯行于地面者爲陽溝矣
周禮春官小史掌詔王之忌諱鄭氏注先王死日爲忌名
爲諱觀此則忌諱二字胡可妄用耶
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
易字讀矣

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宴兄弟之詩也唐棣之華逸詩也
今人論兄弟事多引棠棣爲言而因常誤唐間有書唐棣
者及攷爾雅諸書乃知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移
也似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

故曰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比兄弟乎

左傳成公二公杜注云不中爲之役使史記始皇本紀吾
全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晉人尤多此語中字皆作
去聲讀

明季臺諫與部疏議漕運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世
爵案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也嘉靖中
劉都督璽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兵管漕運議者不
舉此以聞于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祖宗舊
制原用勛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舊制也

受人儀物謙曰拜領然不獨我受望人受亦言領趙松雪
與人柬云輒有素綢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領又云拜手
持納祈笑領之

擗闔擗音擺開也今書作押謬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
水次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
經年多失農月于是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州淮安
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至成化七年右
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南京各衛官與浙直等

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
由是兌漕又變爲長運矣

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張空卷冒白刃卷音圈又音
患亦作參皆訓爲弩末史記長平四十萬眾張空卷猶可
畏也已先用此字漢書師古注曰卷上權反讀以爲權聲
之權大謬乃至竟有刻作拳字者

尙書音上官名與書名皆當作去聲讀平聲者誤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
乖者或亦通之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

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
之音七也切在二十一馬韻中宜與鮓叶而南都惹作熱
之上聲未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鉏里切是與氏之音承
紙切視之音承豕切在四紙韻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
如肆跪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
與第呼屬去聲阜隸之阜造作之造音與早同而讀作去
聲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別音打
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同也而作入音此與本音謬而呼
相沿者也又如鈔略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

曰鈔紙弔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弔卷或曰弔鈔糧打
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爲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疊
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
曰打肉治食具曰打麪張蓋曰打繖屬文起草曰打稟稟
賜穀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者曰稟
毆以杖擊也律有鬪毆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謔黽曰毆
帳之爲言張也一曰幃謂之帳而呼簿冊紀物事用度者
曰帳仰持也資也下託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
票一作慄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勾取于下其札

曰票疋正也音與雅同詩大疋小疋用此字今借爲布段之疋音匹者分別事辭也偁此个爲者个是也今以偁人之不老實者曰者假音賈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爲休暇之假音嫁造假給假此與本義乖而用相習者也

漢制以右爲尊以貶秩爲左遷居高位曰右職仕諸侯曰左官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凡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右文之世並用此意自宋設左右僕射左右諫議左右正言明因之有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等

官皆尙左不復以右爲尊矣今人貶官猶曰左遷偁尙文猶曰右文不合于今然循習已久不可變且亦雅馴無害于義

敷歷之敷卽揚字古通用今人偁人居官日久中外屢踐者曰敷歷卽書歷試諸艱之意乃見有讀敷作別或寫敷作別者何不攷之甚耶

張端義貴耳集曰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太元經以中孚爲首卦卽漢之易邵堯夫曰凡一代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大橫庚庚是也

周禮箬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箬而後卜箬字字書作箬六書正譌曰從竹從彳彳古巫字巫主箬古者以竹代著會意

今人稱隱士見用多曰渭水飛熊蓋用呂尚事而不知飛之爲非也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虵非虎非鸞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于元龜注引史記非龍非虵非熊非鸞爲證然史實無非熊獨見于此注杜詩田獵舊非熊孟詩鸞獵有非熊則往往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特無有用飛字者且熊又安能飛俗士

可笑一至于此

今人不知甲字義而謂令甲卽法律大誤漢書宣帝紀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也則令甲爲最先之令矣故江充傳有令乙騎乘車可以互證至于房室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第漢謂大世宅甲第隋唐以來謂登科目亦曰甲第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卽色黃而味澁不中飲矣迺知古

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學舍曰學官俗謂學宮非也漢賈誼治安策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官謂官舍蓋官者管也一職立一官使之典管故以官舍名官又劉歆傳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

今以學作黌宮其字于古無據考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頽宮半者象玉之璜也是黌當為璜字書雖收黌字而說文甚辨其非論字者當以說文為正

詩召南于嗟乎騶虞宋戴氏鼠璞曰騶虞一人也言文王

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其說極是

安石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後楊中立著周官辨疑一卷以攻安石

張采曰周禮冬官之亡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案冬官所屬皆應口口畝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滅蓋戰國時固不可詰然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所亡之書明初猶有表獻者矣

唐陽王
謁見師古注謂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
名也又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
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卽今之名帖矣凡言謁見謂先
帖而後見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
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
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爲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涼可
除胃熱之病

爾疋釋親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女子謂舅
弟之子爲姪皆學者所當知而今乃稱父之舅弟爲伯叔
兄弟之子曰姪舛矣蓋伯仲叔季舅弟中之次詩曰伯氏
吹埴仲氏吹篪又叔兮伯兮書仲叔季弟唐書狄仁傑諫
武后曰未聞姪爲天子而耐姑于廟者則古人稱伯仲叔
姪之義也今父之兄弟當稱伯父叔父兄弟之子當稱猶
子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爲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
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一百斤明矣
案朱昱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

升曰解此言較近蓋一爵為升十爵為斗百爵為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禮有醢醬卵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尚有豆醬北地則但熟麩為之而已豈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脰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菹醬晉武帝與山濤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鮑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律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蠟醬鬚醬蛤蜊醬蝦醬魚醬珠螺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聶而切之醃藏者概謂之醬矣乃古

之醢非醬也

六朝時呼食為頭晉元帝謝賜功德靜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一頭即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秠田其性黏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閩中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飢饉之歲民多

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種也
婁堅字子柔蘇州府太倉人書法爲三吳第一嘗曰董華
亭質美而未學者也

後漢書梁鴻娶孟光舉案齊眉注以案爲古椀字又漢書
霍光傳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注
已前解爲椀矣

尸子曰楚人有粥矛及盾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吾矛
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
無以應也矛盾二字蓋本之此

詩夏屋渠渠毛注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
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正與字書
以夏屋爲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爲房屋謂渠渠爲深廣
呂氏嚴氏皆從之今人則通稱房屋爲夏屋矣

唐初温大雅撰勣業起居注後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以
編年體爲實錄姚思廉始撰紀傳三十卷顯慶初長孫無
忌與于志寧合撰隋書劉肱之楊仁卿顧胤接其後事復
爲五十卷龍朔中敬宗又領史職所作紀傳或希時旨或
釋私憾毀譽多失其真後李仁實牛鳳及皆有續傳而鳳

及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唐事遂殘落殆盡已而
劉知幾與朱敬則徐堅吳兢更撰之章述因加筆削刊去
酷吏傳爲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于休烈令狐暉等
又足之柳芳又做編年法作唐歷四十卷
孟子注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盡以公輸魯班爲一
人口閱太平廣記載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又
六國時有公輸班爲木鳶以窺宋城似兩人又古樂府誰
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矣
案博古圖古器俱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

是凸出者款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
識音熾今人讀款識如見識之識已謬而有以器物形象
爲款制者尤謬之謬也

康熙戊辰年夏逢龍之變殉難者乃湖北巡撫科○糧道
葉映榴松江人□□□□等諸公耳其他授僞職者則
有督標中軍傅爾學受僞職爲巡撫督標左營靳其功受
僞職爲糧道督標右營王相城守李○督標前營李○及
撫標沈嘉相皆受僞職爲總兵其中惟沈嘉相駢楊兆先
于嘉魚首先反正而王相繼之其他皆駢首受戮

夏逢龍于金口敗後逃至黃岡縣爲生員易爲勝所獲送至將軍瓦代軍前磔死其始事于五月二十二日獲于七月二十二日僅兩月耳

夏逢龍倡亂時以譚以禮爲僞東閣大學士蔡□爲僞西閣大學士以胡耀乾爲僞中軍趙得爲僞總兵鎮守黃州府漢陽人方□爲漢陽府僞知府易正印爲關防

湖廣提督徐治都自常德提兵由西南來軍駐金口檄辰州協鎮郭忠孝至後二日盛言金口失地利不可駐兵與提督左遂命駐大均山提屬出兵屢不利失二把總

急招忠孝來忠孝恐失大均辭得檄而後至提督見忠孝涕泣以全軍付之令其總統後卒成功

夷陵鎮總兵嚴弘自西來駐兵蔡甸偏沅將軍馬□自西南來荊州將軍噶□統滿兵由北來至應城縣爲賊所困江南將軍瓦□統兵自東來未至而賊滅

史記始皇本紀曰夫寒食者利短褐漢書貢禹傳短褐不完班彪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藝注短褐之短音樹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荀卿淮南諸子亦有之皆音樹絕無言短褐者杜詩顛倒在短褐應是誤刻

宋初有內庭曰樞密院錄送史館所記不過朝見辭謝而已景德中始詔王旦楊億等十九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天聖○年詔呂夷簡宋綬陳堯佐等加入真宗朝史其爲一百五十卷王珪蒲宗孟李清臣又撰英仁兩朝史爲一百二十卷非寇準而是丁謂蓋託之神宗詔旨神宗又使曾鞏合纂五朝國史曾鞏以憂去紹興末李燾洪邁始修神哲欽徽四朝史邁奏四朝諸臣雖貴顯而無事迹可書者用遷固史劉舍薛澤許昌例○爲列傳書成共三百五十卷建炎後有趙甞之李心傳陳均等書皆編年也遼

有室昉蕭韓家奴耶律庶成耶律巖等所記金有完顏勗宗弼紇石烈良弼王若虛等所紀

贖五刑中去膝蓋骨之名齊將孫贖爲龐涓斷其足故稱孫贖其名逸不可攷贖非名也黥墨刑在面之名漢英布嘗坐法黥人稱黥布黥非姓也今人不察而稱武官有媿贖並黥之語豈不可笑

世說曰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不學也若以半豹作稱頌語用似有未安

周賓所識小篇曰唐以來六曹尙書各有四司以本行爲

頭司餘爲子司頭司者吏部郎中戶部郎中之類是也明初亦仍其職但改本部郎中皆爲總部郎中洪武二十三年乃改吏部總司曰選部戶部曰民部禮部曰儀部兵部曰司馬刑部曰憲部工部曰繕部二十九年始定合稱焉近見南京一儀部郎爲人撰文自稱曰總部彼蓋止知禮部之有總部而不知各部皆有之也明初官稱與今異者甚多余嘗纂爲明初官制一卷

朕音引曰睚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朕爲朕又倒爲朕

兆於古無據

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祭義曰文王忌曰必哀稱諱是名諱二字其別久矣今問人之名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謬矣

廣陽雜記卷第五終

劉繼莊氏廣陽雜記舊題門人黃曰瑚輯者皆刪本德清

戴子高藏有足本書仍五卷視刪本多十之四刪本二三

二卷四五兩卷合為三卷節次頗不盡同書中亦間有曰瑚按語然亦

有刪本有之而足本轉不載者又刪本錄醫方極多而足

本僅寥寥數則殊不可解豈足本又經人刪節耶蓋繼莊

此書初亦隨手札記未有定本後人傳寫或詳或畧遂多

同異悉心求之當以足本為善余舊有一本得於陶鳧香

丈咸豐庚申失之矣此本乃趙撫叔所詒得之子高者屬

葉鞠常先生以丁泳之本校之增墓志一篇其掇拾疑耀

一卷疑門人誤辱人者則刪之付之剞劂以廣其傳潘祖

蔭識豐與申夫之矣此本以賦辭殊似信辭之平高香鳳

同異悉心求之當以吳本為善余嘗有一本其缺則良香

出書亦亦割手林頭未育宜本新人對寫迥若迥異遂

本重寫殘煨頃刻不可辨豈吳本又錄人冊為准蓋辭其

有冊本育之而吳本轉不嫌香又冊本疑香式錄之而吳

卷合為三卷大賦不盡同書中亦間有曰賦對語然亦

漢千高難育吳本書以正卷賦冊本卷十四兩卷合為

賦對語然亦



